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41B

封神傳 卷十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斗柄看看又向東，竇榮枉自逞英雄；金吒智取開周業，徹地多謀弄女紅。  
總爲浮雲遮曉日，故教殺氣鎖崆峒；須知王霸終歸主，枉使生靈泣路窮。  
話說袁洪上了山河社稷圖，如四象變化，有無窮之妙；思山卽山，思水卽水，想前卽前，想後卽後。袁洪不覺現了原身，忽然見一陣香風撲鼻，異樣甜美；這猴兒抓上樹去，一望見一顆桃樹，綠葉森森，兩邊搖蕩，下墜一枝紅滴滴的仙桃，顏色鮮潤，嬌嫩可愛。白猿看見，不覺忻羨；遂攀枝穿葉，摘取仙桃下來，聞一聞撲鼻馨香，心中大喜，一口吞而食之，方纔倚松靠石而坐。未及片時，忽然見楊戩仗劍而來，白猿欲待起身，竟不能起；不知食了此桃，將腰墜下，早被楊戩一把抓住頭皮，用縛妖索網住，收了山河社稷圖。望正南謝了女媧娘娘，將白猿擒着，逕回周營而來。有詩單讚女媧授楊戩秘法，伏梅山七怪。詩曰：

悟道投師在玉泉，秘傳九轉妙中玄；  
離龍坎虎分南北，地戶天門列後先。

變化無端還變化，坤乾顛倒合坤乾；女媧秘授真奇異，任你精靈骨已穿。

話說楊戩擒白猿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元帥楊戩等令子牙命令來。楊戩來至中軍，見子牙曰：弟子追趕白猿至梅山，仰仗女媧娘娘秘授一術，已將白猿擒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大喜，命將白猿拿來見我。少時，楊戩將白猿擁至中軍帳，子牙觀之，見是一個白猿，乃曰：似此惡怪，害人無厭，情殊痛恨，令推出斬之。衆將把白猿擁至轅門，楊戩將白猿一刀，只見猿頭落下地來；他頸上無血，有一道青氣沖出，腔子裏長出一朶白蓮花來。只見花一放一收，又是一個白頭。楊戩連誅數刀，一樣如此。忙來報與子牙，子牙急出營來看，果然如此。子牙曰：這猴猿既能採天地之靈氣，便會鍊日月之精華，故有此變化耳。這也無難。忙令左右排香案於中，子牙取出一個紅葫蘆，只見裏面上方揭開葫蘆蓋，又見裏面昇出一道白線光，高三丈有餘。子牙打一躬，請寶貝現身，須臾間有一物現於其上，七寸五分，有眉有眼，眼中射出兩道白光，將白猿釘住身形；子牙又打一躬，請法寶轉身。那寶物在空中將身轉有兩三轉，只見白猿頭已落下，鮮血滿地，衆皆駭然。有詩讚之：

此寶崑崙陸壓傳，秘藏玄理合先天；誅妖殺怪無窮妙，一助周朝八百年。

話說子牙斬了白猿，收了法寶，衆門人問曰：如何此寶能治此巨怪也？子牙對衆人曰：此寶乃在破萬仙陣時，蒙陸壓老師傳授與我，言後有用他處，今日果然。大抵此寶乃用邪鐵修鍊，採日月精華，奪天地秀氣，顛倒五行，至工夫圓滿，如黃芽白雪，結成此寶，名曰飛刀。此物有眉有眼，眼裏有兩道白光，能釘人仙妖魅泥丸宮的元神，縱有變化，不能逃走。那白光頂上如風輪轉一般，只一二轉其頭自然落地。前次斬余元，卽此寶也。衆人無不驚嘆，乃武王之洪福，故有此寶來尅治之耳！不言子牙斬了白猿，且說殷破敗雷開敗回朝歌，面見紂王，備言梅山七怪化成人形，與周兵屢戰，俱被陸續誅滅，復現原形，大失朝廷體面，全軍覆沒，臣等只得逃回。今天下諸侯齊集孟津，旌旗蔽日，殺氣籠罩數百里，望陛下早安社稷爲重，不可令諸侯兵至城下，那時救解遲矣！紂王着忙，急急設朝，問兩班文武曰：今周兵猖獗，如何救解？衆官錯口不言，有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今陛下速傳旨意，張掛朝歌西門，如能破得周兵，能斬將奪旗者，官居一品。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況魯仁傑操練士卒，令彼調團營人馬，訓練精銳，以待敵軍，嚴備守城之具，堅守勿戰，以老其師。今諸侯遠來，利在速戰，吾不與戰，以待彼糧盡，彼不戰自走，乘其亂以破之，天下諸侯雖衆，未有不敗者也。此爲上策。紂王曰：卿言甚善。

隨傳旨意張掛各門，一面令魯仁傑操練士卒，修理攻守之具不表。且說金吒木吒別了子牙，兄弟二人在路商議。金吒曰：我二人奉姜元帥將令，來救東伯侯姜文煥進關；若與竇榮大戰，恐不利也。我和你且假扮道者，詐進遊魂關，反去協助竇榮，於中用事，使彼不疑，然後裏應外合，一陣成功，何爲不美？木吒曰：長兄言得甚善。二人分付使命領人馬先去報知姜文煥。我弟兄二人隨後就來。使命領人馬去訖，金木二吒隨借土遁落在關內，逕至帥府前。金吒曰：門上的，傳與你元帥得知：海外有鍊氣士求見。門官不敢隱諱，急至殿前啓曰：府外有二道者，口稱海外之士，要見老爺。竇榮聽說，傳令請來。二人逕至簷前，打稽首曰：老將軍，貧道稽首了！竇榮曰：道者請了！今道者此來，有何見諭？金吒答曰：貧道二人，乃東海蓬萊島鍊氣散人孫德徐仁是也。方纔我兄弟偶爾閒遊湖海，從此經過，因見姜文煥欲進此關，往孟津去合天下諸侯，以伐當今天子。此是姜尙大逆不道，以惶惑之言，挑釁天下諸侯，致生民塗炭，海宇騰沸；此天下之叛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我弟兄昨觀乾象，商朝王氣正旺，姜尙等徒苦生靈耳。吾弟兄願出一臂之力，助將軍先擒姜文煥，解往朝歌，然後以得勝之兵，掩諸侯之後，出其不意，使彼前後受敵，一戰可擒耳。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誠不世之功也。但貧道出家之

人本不當以兵戈爲事；但拙慮所及，故向將軍道之，幸毋以方外術士之言見誚，乞將軍思之。竇榮聽罷，半晌沉吟不語。傍有副將姚忠厲聲大呼曰：主將切不可信此術士之言！姜尙門下方士甚多，是非何足以辨？前日聞報孟津有六百諸侯，協助姬發，今見主將阻住來兵，不能會合孟津。姜尙故將此二人假作雲遊之士，詐投麾下，爲裏應外合之計；主將不可不察，毋得輕信，以墮其計。金吒聽罷，大笑不止，回首謂木吒曰：道友，不出你之所料！金吒復向竇榮曰：此位將軍之言甚是。此乃龍蛇混雜，是非莫辨，安知我輩不是姜尙之所使耳？在將軍不得不疑；但不知貧道此來，雖是雲遊，其中尙有原故。因吾師叔在萬仙陣死於姜尙之手，屢欲思報此仇，爲獨力難持，不能向前。今此來特假將軍之兵，上爲朝廷立功，下以報天倫私怨，中爲將軍效一臂之勞，豈有他心？既將軍有猜疑之念，貧道又何必在此瑣瑣也？但剖明我等一點血誠，自當告退。道罷，抽身便走，撫掌大笑而出。竇榮聽罷金吒之言，見如此光景，乃沉思曰：天下原有多少道者伐西岐？姜尙門下雖多海外高人不少，豈得恰好這兩個就是姜尙門人？況我關內之兵將甚多，若只是這兩個也做不得甚麼事，如何反疑惑也？據我看他意思，是個有道之士，況且來意至誠，不可錯過。忙令軍政官趕去，速請道者回來。正是：

武王洪福摧無道。

致令金吒建大功。

話說軍政官趕上金吒木吒，大呼曰：二位師父，我老爺有請！金吒回頭看見有人來請，對使者正色言曰：皇天后土，實鑒我心！我將天下諸侯之首，送與你們老爺；你老爺反辭而不受，却信偏將之疑，使我蒙不智之恥，如今我斷不回去！軍政官苦苦扯住不放，言道：師父若不去，我也不敢去見老爺。木吒曰：道兄，竇將軍既來請俺回去，看他怎樣待我們？若重我等，我就替他行事；如不重我等，我們再來不遲。金吒方勉強應允。二人回至府前，軍政官先進府通報竇榮，榮命快請來。二人進府，復見竇榮，竇榮忙降階迎接，慰之曰：不才與師父素無一回，況兵戈在境，關防難稽；在不才副將不得不疑。只不才見識淺薄，不能立決，多有得罪於長者，幸毋過責，不勝心感。今姜尙聚兵孟津，人心搖撼，姜文煥在城下日夜攻打，不識將何計可解天下之倒懸，擒其渠魁，殄其黨羽，令萬姓安堵。望老師明以教我，不才無不聽命。金吒曰：據貧道愚見，今姜尙拒敵孟津，雖有諸侯數百，不過烏合之衆，人各一心，久自離散；只姜文煥兵臨城下，不可以力戰，當以計擒之。其協從諸侯，不戰而自退也。然後以得勝之師，掩孟津之後；姜尙雖能，安得預爲之計哉？彼所恃者，天下諸侯，而衆諸侯一聞姜文煥東路被擒，挫其鋒銳，彼衆



人自然解體。乘其離而戰之。此萬全之功也。竇榮聞言大喜。慌忙請坐。命左右排酒上來。金木二吒曰：貧道持齋。並不用酒食。隨在殿前蒲團而坐。竇榮亦不敢強。一夕晚景已過。次日。竇榮陞殿聚衆將議事。忽報東伯侯遣將搦戰。竇榮對金木二吒曰：今日東伯侯在城下搦戰。不識二位師父作何計以破之。金吒曰：貧道既來。今日先出去見一陣。看其何如。然後以計擒之。道罷。忙起身提劍在手。對竇榮曰：借老將軍綱綁手。隨吾壓陣。好去拿人。竇榮聽罷大喜。忙傳令擺隊。吾自去壓陣。關內炮聲響亮。三軍吶喊。開放關門。一對旗搖。金吒提劍而來。怎見得正是：

竇榮錯認三山客。

咫尺遊魂關屬周。

話說金吒出關。見東伯侯旗門脚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走馬軍前。大呼曰：來此道者。先試吾利刀也。金吒曰：爾是何人。早通名來。來將答曰：吾乃東伯侯麾下總兵官馬兆是也。道者何人。金吒曰：貧道是東海散人孫德。因見商朝旺氣正盛。天下諸侯無故造反。吾偶閒遊東土。見姜文煥屢戰多年。衆生塗炭。吾心不忍。特發慈悲。擒拿渠魁。殄滅羣虜。以救衆生。汝等知命。可倒戈納降。尙能待爾等以不死。如若半字含糊。叫你立成瓣粉。言罷。縱步綽劍。來取馬兆。馬兆手中刀急架來迎。怎見金吒與馬兆一場大戰。有

詩爲證：

紛紛戈甲向金城，文煥專征正未平；不是金吒施妙策，遊魂安得渡東兵？

話說金吒大戰馬兆，步馬相交，有二三十合；金吒祭起遁龍椿，一聲響，將馬兆遁住。竇榮揮動干戈，一齊冲殺，東兵力戰不住，大敗而走。金吒命左右將馬兆拿下，與竇榮掌得勝鼓進關。竇榮陞殿坐下，金吒坐在一旁。竇榮令左右將馬兆推來，衆軍士把馬兆擁至殿前，馬兆立而不跪。竇榮喝曰：匹夫，既被吾擒，如何尙自抗禮？馬兆大怒，罵曰：吾被妖道邪術遭擒，豈有曲膝於你無名鼠輩耶？一死何足惜！你要殺便殺，不必多說。竇榮喝令推出斬之。金吒曰：不可待吾擒了姜文煥，一齊解送朝歌，聽候朝廷發落，以顯老將軍不世之功，豈不美哉？竇榮見金吒如此手段，說話有理，便倚爲心腹，隨傳令將馬兆囚在府內不表。且說東伯侯姜文煥聞報金吒將馬兆拿去，姜文煥大喜道：進關只在咫尺耳！次日，姜文煥布開大隊，排列三軍，鼓聲大振，殺氣迷空，來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竇榮忙問金木二吒曰：二位老師，姜文煥親自臨陣，將何計以擒之，則功勞不小？金木二吒慨然應曰：貧道此來，單爲將軍早定東兵，不負俺兄弟下山一趨。隨卽提劍在手，出關來迎敵。只見東伯侯姜文煥一馬當先，左右排列大小衆將官，怎生打

扮，有讚爲證：

頂上盔，攢六瓣；黃金甲，鑽子絆。大紅袍，團龍貫；護心鏡，精光煥。白玉帶，玲花獻；勒甲縹，飄紅焰。虎眼鞭，龍尾伴；方楞鏑，邪鐵燬。胭脂馬，毛如彪；斬將刀，如飛電。千戰千贏，東伯侯，文煥姓姜千古讚。

話說金木二吒大呼曰：「反臣慢來！」姜文煥曰：「妖道通名。」金吒答曰：「吾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爾等不守臣節，妄生事端，欺主反叛，殺害生靈，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可速倒戈，免使後悔！」姜文煥大罵曰：「潑道無知，仗妖術擒吾大將，今又巧言惑衆，這番拿你，定碎尸以泄馬兆之恨！」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金吒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有七八回合，姜文煥撥馬便走，金木二吒隨後趕來。約有一射之地，金吒對東伯侯曰：「今夜二更，賢侯可引兵殺至關下，吾等乘機獻關便了。」姜文煥謝畢，掛下鋼刀，回馬一箭射來；金木二吒把手中劍望上一挑，將箭撥落在地。金吒大罵曰：「奸賊！敢暗射吾一箭也。吾且暫回，明日定拿你，以報一箭之恨。」金木二吒回關來見竇榮，竇榮問曰：「老師爲何不用寶貝伏之？」金吒答曰：「貧道方欲祭此寶，不意那匹夫撥馬就走，貧道趕去擒之，反被他射了一箭，待貧道明日以法除之。」三人正在殿上講議，忽後邊報：「夫人上殿。」

金木二吒見一女將上殿，忙向前打稽首。夫人問竇榮曰：「此二位道長，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今特來助吾共破姜文煥。前日臨陣，擒獲馬兆，待明日用法寶擒獲姜文煥等，以得勝之師，掩姜尙之後，使彼首尾不相顧，定成不世之功也。」夫人笑曰：「老將軍事不可不慮，謀不可不周，不可以一朝之言，傾心相信。倘事生不測，急切難防，其事不小，望將軍當慎重其事。」古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願將軍詳察。金木二吒曰：「竇將軍在上，夫人之疑，大似有理。我二人又何必在此，多生此一番枝節耶？」卽此告辭。金木二吒言畢，轉身就走。竇榮扯住金木二吒曰：「老師休怪，我夫人雖係女流，亦善能用兵，頗知兵法；他不知老師實心爲紂，乃以方士目之，恐其中有詐耳。老師幸無嗔怪，容不才賠罪；俟破敵之日，不才自有重報。」金吒正色言曰：「貧道一點爲國真心，惟天地可表！今夫人相疑，吾弟兄若飄然而去，又難禁老將軍一段熱心相待；只等明日擒了姜文煥，方知吾等一段血誠，只恐夫人難與貧道相見耳。夫人不覺慚謝而退。竇榮與金吒議曰：「不知明日老師將何法擒此反臣，以釋羣疑，以暢衆懷？」金吒曰：「明日會兵，當祭吾法寶，自然立擒姜文煥耳。」文煥被擒，餘黨必然瓦解，然後往孟津會兵，以擒姜子牙，可解諸侯之兵也。竇榮聽說大喜，回內室安息。金木二吒靜坐殿上。

將至二更，只聽得關外炮聲大振，喊殺連天，金鼓大作，殺至關下，架炮攻打。有中軍官入府擊雲板，急報竇榮。竇榮忙出殿聚衆將上關。有夫人徹地娘子披掛提刀而出。金吒對竇榮曰：「今姜文煥恃勇乘夜提兵攻城，出我等之不意；我等不若將計就計，齊出掩殺，待貧道用法寶擒之，可以一陣成功，早早奏捷。」夫人可與吾道弟謹守城池，毋使他虞。夫人聽罷，滿口應允。道者之言，甚是有理；我與此位守關，你與此位出敵，我自料理城上，乘此夤夜，可以成功。正是：

文煥攻關歸呂望，

金吒設計滅商兵。

話說竇榮聽金吒之言，整點衆將士，方欲出關。有夫人言曰：「今夤夜交兵，須是謹慎，毋得貪戰；務要見機，不得落他圈套。」將軍謹記謹記！看官，這是徹地夫人留心防閒，恐二位道者有變，故此叮嚀囑咐耳。金吒見夫人言語真切，乃以目送情與木吒。木吒已解其意，只在臨機應變而已，亦以目兩相關會。隨同徹地夫人在關上駐筈防衛。只見竇榮開門，把人馬沖出。竇榮在旗門脚下，見姜文煥滾至軍前。竇榮大呼曰：「反臣今日合該休矣！」姜文煥也不答話，仗手中刀直取竇榮。竇榮以手中刀迎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有詩讚之：

殺氣騰騰燭九天，將軍血戰苦相煎；扶王碧血垂千古，爲國丹心勒萬年。  
文煥歸周扶帝業，竇榮盡節喪黃泉；誰知運際風雲會，八百昌期兆已先。

話說竇榮揮動衆將兩軍混戰，只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刀鎗響亮，斧劍齊鳴，喊殺之聲振地，燈籠火把，如同白晝；人馬兇勇，似海沸江翻。且言金吒縱步在軍中混戰，只見東伯侯帶領二百鎮諸侯圍將上來，金吒急祭起遁龍樁，一聲響，先將竇榮遁住。不知老將軍性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陸壓所用曰飛刀，能誅人神仙怪，可謂神矣！但還有形跡，又有葫蘆盛貯，似覺費手。下若漢唐時有劍仙，更爲神妙。彼劍仙所鍊神劍，或藏於腦門，或藏於耳後，或藏於兩血脈中；如遇用時，倏忽千里，意之所至，無不如志。其神劍之來，若電光之影；其人神仙怪之首，自然落地，頃刻化爲烏有。惟血餘難化，用寒水石點之，泯然無跡。神矣哉！此飛刀若居其次矣。

又評：金木二吒設智誑關，計亦爲奇，而徹地娘子累能破識，無不道著隱微；其如竇榮不聽，竟墮術中。若此夫者，真該一棒打死！若此婦當奉之八寶座上，拜之爲師。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兵馬臨城却講和，諸侯豈肯罷干戈？紂王罪業八荒悉，周武仁風四海歌。

大廈將傾誰可負？潰癰已破孰能何？荒淫到底何成事？盡付東流入海波！

話說金吒祭起遁龍椿，將寶榮遁住，早被姜文煥一刀揮爲兩段；可憐守關二十年，身經數百戰，善守關防，不曾失利，今日被金吒智取殺身，正是：

爭名樹業隨流水，爲國孤忠若浪萍。

話說姜文煥斬了寶榮，三軍吶喊，只見木吒在關上見東伯侯率領諸侯鏖戰，聲勢大振；在城敵樓上暗暗祭起吳鉤劍去，此劍昇於空中。木吒暗曰：請寶貝轉身！那劍在空中如風輪一般，連轉二三轉，可憐徹地夫人，正是：

油頭粉面成虛話，足智多謀二旦休。

話說木吒暗祭吳鉤劍，斬了徹地夫人，在關上大呼曰：吾是木吒在此！奉姜元帥將令，來取此關；今主將皆已伏誅，降者免死，逆者無生。衆皆拜伏於地。金吒已知兄弟獻關，同東伯侯姜文煥殺至關下，木吒令左右開關，迎接人馬進了關。姜文煥查盤府庫，安撫百姓，放了被禁馬兆，感謝金木二吒。金吒曰：賢侯速行！吾等先往孟津報與姜元帥，

賢侯不可遲誤。戊午之辰，以應上天垂象之兆。姜文煥曰：謹如二位師父大教。金木二吒辭了姜文煥，駕土遁往孟津前來。且說子牙在孟津大營，與二路大諸侯共議：三月初九日乃是戊午之辰，看看至近，如何東伯侯尚未見來？奈何奈何！正商議間，忽報金木二吒在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令來。金木二吒來至中軍，行禮畢，乃曰：奉元帥將令，往遊魂關詐爲雲遊之士，乘機取關，把前事如此如彼，盡說了一遍。今弟子先來報與元帥，東伯侯大兵隨後至矣。子牙聞說大喜，深羨二人用計，乃曰：天意響應，不到戊午日，天下諸侯不能齊集。話說東伯侯大兵那一日來至孟津，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東伯侯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請來。姜文煥率領二百鎮諸侯，進中軍參謁子牙。子牙忙迎下座來，彼此溫慰一番。姜文煥又曰：煩元帥引見武王一面。子牙同姜文煥進後營拜見武王不表。此時天下諸侯共有八百，各處小諸侯不計，共合人馬一百六十萬。子牙在孟津祭了寶纛，一聲炮響，整頓人馬，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征雲迷遠谷，殺氣振遐方；  
刀鎗如積雪，劍戟似堆霜。  
旌旗遮綠樹，金鼓震空桑；  
刁斗傳新令，時雨慶壺漿。  
軍行如驟雨，馬走似奔狼。  
正是：

弔民伐罪兵戈勝，

壓碎羣兇福祚長。



話說天下諸侯，領人馬正行，只見哨馬報入中軍曰：啓元帥，人馬已至朝歌，請元帥軍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大營。三軍吶喊，放定營大炮，只見守城軍士報入午門，當駕官啓奏曰：今天下諸侯，兵至城下，扎住行營，人馬共有一百六十萬，其鋒不可當，請陛下定奪。紂王聽罷大驚，隨命衆官保駕上城，看天下諸侯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

行營方正，遍地甲兵；刁斗傳呼，威嚴整肅。長鎗列千條柳葉，短劍排萬片冰魚。瑞彩飄飄，旗旛色映似朝霞；寒光閃閃，刀斧影射如飛電。竹節鞭懸豹尾，方楞鏑掛龍梢；弓弩排兩行秋月，瓜鎗列數隊寒星。鼓進金退，交鋒士卒若神威；癸呼庚應，遞傳糧餉如鬼運。畫角幽幽，人聲寂寂，真是堂堂正正之師，弔民伐罪之旅。

話說紂王看罷子牙行營，忙下城登殿，坐問兩班文武言曰：方今天下諸侯會兵於此，衆卿有何良策，以解此危？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聞大廈將傾，一木難支。目今庫藏空虛，民日生怨，軍心俱離，縱有良將，其如人心未順，何？雖與之戰，臣知其不勝也。不若遣一能言之士，陳說君臣大義，順逆之理，令其罷兵，庶幾可解此危。紂王聽罷，沉吟半晌，只見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況都城之內，環堵百里，其中豈無豪傑之士，隱蹤避跡於其間哉？願陛下急急求之，加以重爵厚祿，而顯榮之，彼必出死

力以解此危；況城中尚有甲兵十數萬，糧餉頗足。卽不然，今魯仁傑督率王師，背城一戰，雌雄尙在未定之間，豈得驟以講和示弱耶？紂王曰：此言甚是有理。一面將聖諭張掛榜蓬，一面整頓軍士不表。且說朝歌城外，離三十里地方，有一人姓丁名策，乃是高明隱士，正在家中閒坐。忽聽得周兵來至，圍了朝歌。丁策嘆曰：紂王失德，荒淫無道，殺忠聽佞，殘害生靈，天愁人怨，致賢者退位，奸佞盈廷。今天下諸侯會兵至此，眼見國滅，無人替天子出力，束手待斃而已！平日所以食君之祿，分君之憂者，安在想吾丁策昔日曾訪高賢，傳吾兵法，深明戰守，意欲出去舒展生平所負，以報君父之恩，其如天命不眷，萬姓離心，大廈將傾，一木如何支撐？可憐成湯當日如何德業，聘伊莘野，放桀南巢，相傳六百餘年，賢聖之君六七作，今一旦至紂而喪亡，令人目擊時艱，不勝嗟嘆！丁策乃作一詩以嘆之：

憶昔成湯德業優，

南朝放桀寇諸侯；

誰知三九逢辛紂，

一統華夷盡屬周！

話說丁策作詩方畢，只見大門外有人進來，却是結盟兄弟郭宸。二人相見，施禮坐下。丁策問曰：賢弟何來？郭宸答曰：小弟有一事，特來與長兄商議。丁策曰：有何事請賢弟見教？郭宸曰：方今天下諸侯都已會集於此，將朝歌圍困，天子出有招賢榜文，小弟特

請長兄出來共輔王室。況長兄抱經濟之才，知戰守之術，一旦出仕朝廷上，可以報效君王，顯親揚名，下不負胸中所學。丁策笑曰：賢弟之言，雖則有理，但紂王失政，荒淫不道，天下離心，諸侯叛亂，已非一日，如大癩既潰，命亦隨之，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你我多大學識，敢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哉？況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徒送了性命，不爲可惜耶？郭宸曰：兄言差矣！吾輩乃紂王之子民，食其毛而踐其土，誰不沐其恩澤？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此正當報效之時，便一死何惜？爲何說此不智之言？況吾輩堂堂丈夫，一腔熱血，不向此處一灑，更何待也？若論俺弟兄胸中所學，講甚麼崑崙之士，理當出去解天子之憂耳！丁策曰：賢弟事關利害，非同小可，豈得造次再容商量。二人正辨論間，忽門外馬響，有一大漢進來。此人姓董名忠，慌忙而入。丁策看董忠進來，問曰：賢弟何來？董忠曰：小弟特來請兄同佐紂王，以退周兵。昨日小弟在朝歌城見招賢榜文，小弟大膽將兄名諱連郭兄小弟共是三人，齊投入飛廉府內。飛廉具奏紂王，令明早朝見，今特來約兄等明早朝見。古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況君父有難，爲臣子者忍坐視之耶？丁策曰：賢弟也不問我一聲，就將我名字投出去，此事干係重大，豈得草率如此？董忠曰：吾料兄必定出身報國，豈是守株待兔之輩。

耶？郭宸歡然大笑曰：董賢弟所舉不差，我正在此勸一兄，不意你先報了名。丁策只得治酒款待，三人飲了一宵，次早往朝歌來，正是：

癡心要想成梁棟，

天意扶周怎奈何？

話說丁策三人次日來至午門候旨，午門官至殿上奏曰：今有三賢士在午門候旨，紂王命宣三人進殿。午門官至外面傳旨，三人聞命進殿，望駕進禮稱臣。王曰：昨飛廉薦卿等高才，三卿必有良策，可退周兵，輔朕之社稷，以分朕憂。朕自當分茅列土，以爵卿等，朕決不食言。丁策奏曰：臣聞戰危事也，聖主不得已而用。今周兵至此，社稷有纍卵之危，臣等雖幼習兵書，固知戰守之宜，臣等不過盡此心，報效於陛下，其成敗利鈍，非臣等所逆料也。願陛下敕所司以供臣等取用，毋令有掣肘之虞。臣等不勝幸甚。紂王大喜，封丁策爲神策上將軍，郭宸、董忠爲威武上將軍，隨賜袍帶，當殿腰金衣紫，賜宴便殿。三將謝恩。次早參見魯仁傑，調人馬出朝歌城來，有詩爲證：

御林軍卒出朝歌，

壯士紛紛擊鼓鼙，

千里愁雲遮日色，

數重怨氣障山窩。

披鎧甲冑荷干戈，

人人勇躍似奔波，

諸侯八百皆離紂，

枉使兒郎遭網羅！

話說魯仁傑調人馬出城安營，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遣大兵在城外立下

營寨，請令施行。子牙傳令命衆將出營至商營搦戰。只見探馬報入中軍，有周營大隊人馬討戰。魯仁傑聞報，親自率領衆將出轅門，見子牙乘異獸，兩邊擺列三山五岳門人。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立於左手；楊戩仗三尖刀，淡黃袍騎白馬立於右手。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南宮适、武吉等一班排立，衆諸侯濟濟師師，大是不同。正是：

扶周滅紂姜元帥，

五岳三山得道人。

話說魯仁傑一馬當先，大呼曰：「姜子牙請了！子牙在四不相上欠背打躬，問曰：來者是誰？」魯仁傑曰：「吾乃紂王駕下總督兵馬大將軍魯仁傑是也。姜子牙，你既是崑崙道德之士，如何不遵王化，搆合諸侯，肆行猖獗，以臣伐君，屠城陷邑，誅軍殺將，進逼都城，意欲何爲？千古之下，安能逃叛逆之名，欺君之罪也！今天子已赦爾往愆，不行深究，爾等可速速倒戈撤回人馬，各安疆土，另行修貢，天子亦以禮相看，如若執迷，那時天子震怒，必親率六師，搗其巢穴，立成齏粉，悔之何及？」子牙笑曰：「你爲紂王事臣，爲何不察時務，不知興亡？今紂王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天下諸侯會兵駐此，亡在旦夕，子尚欲強言以惑衆耶？」昔日成湯德業隆盛，夏桀暴虐，成湯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至今六百

餘年，紂之惡過於夏桀。吾今奉天征討，而誅獨夫，公何得尙執迷如此，以逆天時哉？今天下諸侯會兵此在，止彈丸一城，勢如累卵，猶欲以言詞相尙，公何不智如此？魯仁傑大怒曰：利口匹夫！吾以你爲老成有德之人，故以理相諭，豈知汝等恃强妄談哉！獨不思以臣伐君，遺譏萬世耶？回顧左右曰：誰爲吾擒此逆賊？後有一將大呼曰：吾來也！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子牙傍有南宮适冲將過來，與那郭宸截住廝殺；二馬相交，雙刀並舉，兩下擂鼓，殺聲大震。丁策在馬上搖鎗冲殺過來助戰，這壁廂武吉走馬抵住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有南伯侯鄂順飛馬直冲過來截殺，那邊有董忠敵住。子牙營左邊惱了一路諸侯，乃是東伯侯姜文煥，催開紫驊騮，走馬刀劈了董忠，使發鋼鋒好兇惡。怎見得好刀，有詩爲證：

怒髮冲冠射碧空，鋼刀閃灼快如風；  
旗開得勝姜文煥，一怒橫行劈董忠。

話說東伯侯走馬，刀劈董忠，在商營前兇如猛虎，惡似豺狼。子牙左右有哪吒大叫曰：吾等進五關，不會見大功，今日至都城大戰，難道束手坐觀成敗耶？言罷，隨登開風火輪，搖火尖鎗，冲殺過來；楊戩也縱馬搖刀，直殺進陣內，這壁廂魯仁傑縱馬搖鎗敵住。兩家混戰，只殺得天愁地暗，鬼哭神嚎。哪吒大戰丁策，郭宸也來助戰，只聽得鼓振乾

坤旗遮旭日。哪吒祭起乾坤圈，正中丁策。可憐正是：

切知昏主傾邦國，

冥下含冤怨董忠。

話說哪吒打死丁策，郭宸落荒，被楊戩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料不能取勝，隨敗進行營。子牙鳴金收軍，却說魯仁傑報入城中，連折三將，大敗一陣。紂王聞報，心中大悶，與衆臣共議曰：「今周兵駐師城外，兵敗將亡，不能取勝，國內無人，爲之奈何？」旁有殷破敗奏曰：「今社稷有纍卵之危，萬姓有倒懸之急，朝野無人，旦夕莫待。臣與姜子牙有半面之識，捨死至周營，曉以君臣大義，勸其罷兵，令天下諸侯解釋，各安本土，或未可知。如其不然，臣願罵賊而死。」紂王從其言，使殷破敗往周營說之。殷破敗領旨出城，來至周營，命左右通報。只見中軍官進營來，見子牙啓曰：「商朝差官至轅門，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來。殷破敗隨令而入，進了大營，只見好整齊，兩邊列坐天下諸侯，中軍帳內坐姜子牙。殷破敗上帳曰：「姜元帥，末將殷破敗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子牙忙欠身言曰：「殷老將軍，此來有何見諭？」殷破敗曰：「末將別元帥已久，不意元帥總六師之長，爲諸侯之表率，眞榮寵崇耀，令人驚羨。今特來參謁，有一言奉告，但不知元帥肯容納否？」子牙曰：「老將軍有何事見教？但有可聽者，無不如命；如不可行者，亦不必言，幸老將軍諒之。」子牙

曰：賜坐。殷破敗遜謝坐而言曰：末將嘗聞天子之尊，上等於天。天可滅乎？又法典所載，有違天子之制，而擅專征伐者，是爲亂臣。亂臣者殺無赦；有構會羣黨，謀爲不軌，犯上無君者，此爲逆臣。逆臣者則族誅，天下人人得而討之。昔成湯以至德，沐雨櫛風，代夏而有天下；相傳至今，六百餘年，則天下之諸侯百姓，皆世受國恩，何人非殷紂之臣民哉？今不思報本，反倡爲首亂，率天下諸侯，相爲叛亂，殘害生靈，侵王之疆土，覆軍殺將，逼王之都城，爲亂臣逆臣之尤，罪在不赦。千古之下，欲逃篡弒之名，豈可得乎？末將深爲元帥所不取也！以末將愚見，元帥當屏退諸侯，各還本國，各修德業，毋令生民塗炭。天子亦不加爾等之罪，惟厥修政事，以樂天年，則天下受無疆之福矣。不識元帥意下如何？子牙笑曰：老將軍之言差矣！尙聞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天命無常，惟眷有德。昔堯帝有天下，而讓於舜；虞帝復讓於禹；禹相傳至桀，而荒怠朝政，不修德業，遂墜夏統。成湯以大德得承於天命，於是放桀而有天下，傳至於今，豈意紂王罪甚於桀，荒淫不道，殺妻誅子，剖賢人之心，炮烙諫官，薑盆宮女，囚奴正士，醜戮大臣，斲朝涉之脛，剗剔孕婦；三綱盡絕，五倫有乖，天怒民怨，自古及今，罪惡招著，未有若此之甚者！語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乃天下所共棄



者，又安得謂之君哉？今天下諸侯，共伐無道，正爲天下除此兇殘，以救斯民於水火耳。豈有私意？故奉天之罰者，謂之天吏，豈得尙拘之以臣伐君之名耶？殷破敗，見子牙一番言詞，鑿鑿有理，知不可解，自思：不若明目張膽，慷慨痛言一番，以盡臣節。乃大言曰：元帥所說，乃一偏之言，豈至公之語？吾聞君父有過，爲臣子者必委曲周旋諫諍之務，引其君於當道，如甚不得已，亦盡心若諫。雖觸君父之怒，或死或辱，或緘默以去，總不失忠臣孝子之令名。未聞暴君之過，揚父之惡，尙稱爲臣子者也！元帥以至德稱周，以至惡歸君，而尙謂之至德者乎？昔汝先王被囚羑里七年，蒙赦歸國，愈自修德，以酬君父知遇之恩，未聞有一怨言；及君至今天下後世，大德稱之，不意傳之汝君臣，搆合天下諸侯，妄稱君父之過，大肆猖獗，屠城陷邑，覆軍殺將，白骨盈野，碧血成流，致民不聊生，百姓廢業，天下荒荒，父子不保，夫妻離散，此皆汝等造這等惡業，遺羞先王，得罪於天下後世。雖有孝子慈孫，焉能蓋其篡弑之名哉？況我都城，尙有甲兵十餘萬，將不下數百員，倘背城一戰，勝負尙未可知，汝等何得藐視天子，妄恃己能耶？左右諸侯聽殷破敗之言，俱各大怒。子牙未及回言，只見東伯侯、姜文煥帶劍上帳，指殷破敗大言曰：汝爲國家大臣，不能匡正其君，引之於當道，今已陷之於喪亡，尙不自恥，猶敢鼓唇弄

舌於衆諸侯之前耶？真狗彘不若，死有餘辜！還不速退，免汝一死！子牙急止之曰：兩國相爭，不禁來使。況爲其主，何得與之相爭耶？姜文煥尙有怒氣，殷破敗被姜文煥數語，罵得勃然大怒，立起罵曰：汝父構通皇后，謀逆天子，誅之宜也！汝尙不克修德業，以蓋父愆，反逞強恃衆，肆行叛亂，真逆子有種！吾雖不能爲君討賊，卽死爲厲鬼，定殺汝等耳！姜文煥被殷破敗罵的一腔火起，滿面煙生，執劍大罵曰：老匹夫！我思吾父被醢，國母遭害，俱是你這一班賊子，播弄國政，欺君罔上，造這禍端，不殺你這老賊，吾父何日得泄此深冤於地下也？罵罷，手起一劍，揮爲兩段；及至子牙止之，已無濟矣。衆諸侯齊曰：東伯侯姜君侯，斬此利口匹夫，大快人意！子牙曰：不然，殷破敗乃天子大臣，彼以禮來講好，豈得擅行殺戮，反成彼之名也？姜文煥曰：這匹夫敢於衆諸侯之前，鼓唇搖舌，說短論長，又叱辱不才，情殊可恨！若不殺之，心甚鬱悶。子牙曰：事已至此，悔之無及，命左右將破敗之尸擡出，以禮厚葬，打點進兵。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兵臨城下，而欲講和罷兵，此臨時抱佛脚之計，十無一濟。只殷破敗敢於明目張膽，暢明君臣大義，自是萬古不泯，亦偉矣哉！

又批：丁策分明欲躬耕畝，保全亂世，可謂識時俊傑；無奈董忠孟浪，送了三

個性命可恨！可恨！大抵天下事，貪爵慕祿者，未有不墜於彀中，信乎香餌之下，必有死魚。

###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紂王無道類窮奇，十罪傳聞萬世知；  
敲骨剖胎黎庶慘，蠶益炮烙鬼神悲。  
西風夜吼啼玄鳥，暮雨朝垂泣子規；  
無限傷心題往事，至今青史不容私。

話說子牙命左右將殷破敗尸首擡出營去，於高阜處以禮安葬畢，令衆將攻城。只見紂王在殿上與衆文武議事，忽午門官來啓奏：殷破敗因言觸忤姜尚被害，請旨定奪。紂王大驚，傍有殷破敗之子哭而奏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豈有擅殺天使，欺逆之罪？莫此爲甚，臣願捨死以報君父之仇。紂王慰之曰：卿雖忠盡可嘉，須要小心用事。殷成秀點人馬出城，殺至周營搦戰。子牙在營中正議攻城，只見報馬報入：城中有將討戰。子牙曰：誰去見陣走一遭？有東伯侯出班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姜文煥調本部人馬出了轅門，見是殷成秀，姜文煥曰：來者乃是殷成秀，你父不諳時勢，鼓唇搖舌，觸忤姜元帥，吾故誅之。你今又來取死也！殷成秀大怒罵曰：大膽匹夫！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吾父奉天子之命，通兩國之好，反遭你這匹夫所害，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定拿你碎尸萬

段，以泄此恨！罵罷，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姜文煥手中刀，劈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有讚爲證：

二將交鋒勢莫當，征雲片片起霞光；這一個真心要報真命主，那一個立志要從俠  
烈王。這一個刀來恍似三冬雪，那一個利刃猶如九秋霜；這一個丹心碧血扶周主，  
那一個赤膽忠肝助紂王。自來惡戰皆如此，怎似將軍萬古揚？

話說二將大戰三十餘合，姜文煥乃東方有名之士，殷成秀豈是文煥敵手，早被文煥  
一刀揮於馬下。可憐父子俱盡忠於國，姜文煥下馬將殷成秀首級梟回營來，見子牙  
備言前事，子牙大喜。且說報馬報入午門，至殿前奏曰：殷成秀被姜文煥梟了首級，號  
令轅門，請旨定奪。紂王聞言，驚魂不定，忙問左右：「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左右又報：「周兵  
四門攻打，各駕雲梯火炮，圍城甚急，十分難支，望陛下早定守城之策。」紂王未及開言，  
傍有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親自上城設法防守，保護城池，且救燃眉，再作商議。」紂王許  
之。魯仁傑出朝上城守禦不表。且說子牙見城守有法，一時難下，隨鳴金收兵回營。子  
牙與衆將商議曰：「魯仁傑乃忠烈之士，盡心守城，急切難下。況京師城郭堅固，若以力  
攻，徒費心力，當以計取之。」衆門人齊曰：「我等各遁進城，裏應外合，一舉成功，又何必與

他較勝負於城下耶？子牙曰：不然。今衆人進城，未免有殺傷之苦，百姓豈堪遭此屠戮？況都城百姓，近在輦轂之下，被紂王殘虐獨甚，慘毒備嘗，今再加之殺戮，非所以教民實所以害民也。衆門人曰：元帥之見甚善。子牙曰：今百姓被紂王敲骨剖胎，廣施土木，百姓負累，痛入骨髓，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不若先寫一告示，射入城中，曉諭衆人，使百姓自相離散，人心叛亂，不日其城可得矣。衆將曰：元帥之言，乃萬全之策。子牙援筆作稿，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

告示傳宣免甲戈，軍民日夜受煎磨；若非妙計離心脊，安得軍民唱凱歌？

話說子牙作稿，命中軍官寫了告示數十張，四面射入城中，或射於城上，或射於房屋之上，或射於途路之中。軍民人等，拾得此告示，打開觀看，只見告示上寫得甚是明白。怎見得，只見書上寫道：

岐周大元帥姜示諭朝歌萬民知悉：天愛下民，篤生聖主，爲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御萬國。豈意紂王荒淫不道，苦虐生靈，不修郊社，絕滅紀綱，殺忠拒諫，炮烙薑盆，淫刑慘惡，人神共怒；而且紂王稔惡不悛，慘毒性成，敲骨剖胎，言之痛心切骨！民命何辜，遭此荼毒？今某奉天討罪，大會諸侯，伐此獨夫，解萬民之倒懸，救羣生之性命。

況我周王仁德素著，薄海通知；本欲進兵攻城，念爾等萬姓久困水火之中，望拯如渴，恐一時城破，玉石俱焚，甚非我周弔民伐罪之意。爾等宜當體此，速獻都城，庶免殺戮之虞。早解塗炭之苦，爾等當速議施行，毋貽後悔。特示。

話說衆軍民父老人等，看罷議曰：周主仁德著於海內，姜元帥弔伐，誠爲至公；吾等遭昏君殘虐，深入骨髓，若不獻城，是逆民也。滿城哄然，真是民變難治。合城軍民人等，俱要如此。直等至三更時分，一聲喊起，朝歌城四門大開，父老軍民人等，齊出大呼曰：吾等俱係軍民百姓，願獻朝歌，迎迓真主，喊聲動地。且說子牙在寢帳中靜坐，忽聽外面雲板響，子牙忙令人探問。左右回報曰：軍民人等，已獻朝歌，請元帥定奪。子牙大喜，忙傳令衆將，各門止許進兵一萬，其餘俱在城外駐劄，不可入城攪擾；如入城者，不可妄行殺戮，擅取民間物用。違者定按軍法梟首。子牙令人馬夜進朝歌，俱按轡而行，各依方位，立於東南西北。雖然殺聲大振，百姓安堵如故。子牙將兵馬屯在午門，諸侯各依次序扎寨。話說紂王在宮正與妲己飲宴，忽聽得一片殺聲振天，紂王大驚，忙問宮官曰：是那裏喊殺之聲，嚇破朕心也！少時，有宮官報入宮中，啓陛下，朝歌軍民人等，已獻了城池，天下諸侯之兵，俱扎在午門了。紂王忙振衣出殿，聚文武共議大事。紂王曰：不

意軍民人等如此悖逆，竟將朝歌獻了。如之奈何？魯仁傑等齊曰：都城已破，兵臨禁地，其實難支。不若背城決一死戰，雌雄尚在未定，不然徒束手待斃無用也。紂王曰：卿言正合朕意。紂王分付整點御林人馬不表。且言子牙在中軍聚會諸侯商議曰：今大兵進城，須當與紂王會兵一戰，早定大事。列位賢侯併大小衆將，俱要用心。衆諸侯齊聲曰：敢不竭股肱之力，以誅無道昏君耶？但憑元帥所委，雖死不辭。子牙傳令衆將依次而出，不可紊亂。違者按軍法從事。只見周營炮響，喊聲大振，金鼓齊鳴，如地覆天翻之勢。紂王在九間殿聽得如此，忙問侍官，只見午門官啓奏：天下諸侯請陛下答話。紂王聽罷，忙傳旨意，自己結束甲冑，命排儀仗率御林軍，魯仁傑爲保駕，雷鯤雷鵬爲左右翼。紂王上逍遙馬，提金背刀，日月龍鳳旗開，鏘鏘戈戟，正朝鑾駕，排出午門。只見周營內一聲炮響，招展兩杆大紅旗，一對對排成隊伍，循序而出，甚是整齊。紂王見子牙排五方隊伍，甚是森嚴，兵戈整肅，左右分列，大小諸侯，何止千數；又見門人衆將一對對侍立兩傍，威風凜凜，氣宇軒昂，左右又列有二十四對穿大紅的軍政官，雁翅排開，正中央大紅傘下，纔是姜子牙，乘四不相而出。怎見得，有讚姜元帥一詞：

四八悟道，修身鍊性；仙道難成，人間福慶。奉旨下山，輔助國政；窘迫八年，安於義命。

擒怪有功，仕紂爲令；姐已獻讒，棄官習靜。渭水持竿，磻溪隱姓；八十時來，飛熊入夢。龍虎欣逢，西岐兆聖；先爲相父，託孤事主。紂惡日盈，周德隆盛；三十六路，紛紛相競。九三拜將，金臺盟正；捧轂推輪，古今難並。會合諸侯，天人相應；東進五關，吉凶互訂。三死七災，緣期果證；夜進朝歌，君臣賭勝。滅紂成周，武功永詠。正是：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千秋業，代罪弔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后，燮理陰陽壓老彭；  
亘古軍師爲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話說紂王見子牙皓首蒼顏，全裝甲冑，手執寶劍，十分丰彩；又見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應鸞，當中乃武王姬發，四總督諸侯俱張紅羅傘，齊齊整整，立在子牙後面。子牙見紂王戴冲天鳳翅盔，赭黃鎖子甲，甚是勇猛，有讚紂王一詞：

冲天盔盤龍交結，吞獸頭鎖子連環；  
滾龍袍猩猩血染，藍鞋帶緊束腰間。  
打將鞭懸如鐵塔，斬將劍光吐霞斑；  
坐下馬如同獬豸，金背刀閃灼心寒。  
會諸侯旗開拱手，逢衆將力戰多般；  
論膂力托梁換柱，講辨難舌戰羣談。  
自古爲君多孟浪，可知總賴化兇頑。

話說子牙見紂王忙欠身言曰：陛下老臣姜尚甲冑在身，不能全禮。紂王曰：爾是姜尚



糜姜子牙答曰：然也。紂王曰：爾曾爲朕臣，爲何逃避西岐，縱惡反叛，累辱王師，今又會天下諸侯，犯朕關隘，恃兇逞強，不遵國法，大逆不道，孰甚於此？又擅殺天使，罪在不赦。今朕親迎陣前，尙不倒戈悔過，猶能抗拒不理，情殊可恨！朕今日不殺你這逆賊，誓不回兵。子牙答曰：陛下居天子之尊，諸侯守拒四方，萬姓供其力役，錦衣玉食，貢山航海，何莫非陛下之所有也？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敢與陛下抗禮哉？今陛下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殘虐百姓，殺戮大臣，惟婦言是用；淫酗沈湎，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陛下無君道久矣。其諸侯臣民，又安得以君道待陛下也？陛下之惡貫盈宇宙，天愁民怨，天下叛之。吾今奉天明命，行天之罰，陛下幸毋以臣叛君自居也。紂王曰：朕有何罪，稱爲大惡？子牙曰：天下諸侯靜聽，吾道紂王大惡，素表著於天下者。衆諸侯聽得，齊上前聽子牙道紂王十大罪。子牙曰：

陛下身爲天子，繼天立極，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沈湎酒色，弗敬上天，謂宗廟不足祀，社稷不足守，動曰我有民有命，遠君子親小人，敗倫喪德，極古今未有之惡，罪之一也。

皇后爲萬國母儀，未聞有失德；陛下乃聽信妲己之讒言，斷恩絕愛，剗剔其目，烙炮

其手，致皇后死於非命，廢元配而妄立妖妃，縱淫敗度，大壞彝倫，罪之二也。

太子爲國之儲貳，承祧宗社，乃萬民所仰望者也；轉信讒言，命晁雷晁田封賜上方，立刻賜死，輕棄國本，不顧嗣胤，忘祖絕宗，得罪宗社，罪之三也。

黃耆大臣，乃國之枝幹，陛下乃播棄荼毒之，炮烙殺戮之，囚怒幽辱之，如杜元銑、梅伯、商容、膠鬲、微子、箕子，比干是也。諸君子不過去君之非，引君於道，而遭此慘毒，廢股肱而昵比罪人，君臣之道絕矣，罪之四也。

信者人之大本，又爲天子號令四方者也，不得以一字增損。今陛下聽妲己之陰謀，宵小之奸計，誑詐諸侯入朝，將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不分皁白，一碎醢其尸，一身首異處，失信於天下諸侯，四維不張，罪之五也。

法者，非一己之私；刑者，乃持平之用，未有過用之者也。今陛下悉聽妲己慘惡之言，造炮烙阻忠諫之口，設薑盆吞宮人之肉，冤魂啼號於白晝，毒陷障蔽於青天，天地傷心，人神共憤，罪之六也。

天地之生財有數，豈得妄用奢靡，窮財之力，擁爲己有，竭民之生？今陛下惟污池臺榭是崇，酒池肉林是用，殘宮人之命，造鹿臺、廣施、土木，積天下之財，窮民物之力，又

縱崇侯虎剝削貧民，有錢者三丁免抽，無錢者獨丁赴役，民生日促，儉薄成風，皆陛下貪剝有以倡之，罪之七也。

廉恥者，乃風頑懲鈍之防，況人君爲萬民之主者，今陛下聽妲己狐媚之言，誑賈氏上摘星樓，君欺臣妻，致貞婦死節，西宮黃貴妃直諫，反遭摔下摘星樓，死於非命，三綱已絕，廉恥全無，罪之八也。

舉錯乃人君之大體，豈得妄自施張？今陛下以玩賞之娛，殘虐生命，斬朝涉之脛，驗民生之老少，刳剔孕婦之胎，試反背之陰陽，民庶何辜，遭此荼毒，罪之九也。

賢命以作羹湯，絕萬姓之嗣脈，殘忍慘毒，極古今之冤，罪之十也。

臣雖能言之，陛下決不肯悔過遷善，肆行荼毒，累軍民於萬死，暴白骨於青天，獨不思臣民生斯世者，竟遭陛下無辜之殺戮耶？今臣尙特奉天之明命，襄周王發恭行天之罰，陛下毋得以臣逆君而少之也。紂王聽姜子牙暴其十罪，只氣得目瞪口呆，只見八百諸侯聽罷，齊吶喊一聲，願誅此無道昏君。衆人方欲上前，有東伯侯姜文煥大呼曰：「殷受不得回馬，吾來也！」紂王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白馬大刀，怎見得有讚爲證：

頂上盔，硃纓燦；龜背甲，金光爛。大紅袍上繡團龍，護心寶鏡光華現；腰間寶帶扣絲

蠻鞍傍箭插如雲雁。打神鞭，吳鈎劍，殺人如草心無厭；馬上橫擔斬將刀，坐下龍駒追紫電。銅心鐵膽東伯侯，保周滅紂姜文煥。

話說東伯侯走馬至軍前大呼曰：吾父王姜桓楚被你醢尸，吾姐姐姜后被你剜目烙手，俱死於非命；今日借武王仁義之師，仗姜元帥之力，誅此無道，以泄我無窮之恨！只見南伯侯上青驃馬沖出，厲聲大叫：無道昏君，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姜王兄，留功與我！鄂順馬至軍前，叱曰：你行無道，吾父王未曾犯罪，無故而誅大臣，情理難容！把手中鎗一晃，劈胸就刺。紂王手中刀劈面相還，姜文煥手中刀使開沖殺過來。二侯與紂王大戰在午門，怎見得，有詩爲證：

龍虎相爭起戰場，三軍擂鼓列刀鎗；紅旗招展如赤焰，素帶飄飄似雪霜。

紂王江山風燭短，周家福祚海天長；從今一戰雌雄定，留得聲名萬古揚。

北伯侯崇應鸞見東南二侯大戰紂王，也把馬催開來助二侯。紂王又見來了一路諸侯，抖搜神威，力戰三路諸侯，一口刀抵住三般兵器；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武王在逍遙馬上嘆曰：只因天子無道，致使天下諸侯會集於此，不分君臣，互相爭戰；冠履倒置，成何體統？真是天翻地覆之時。忙將逍遙馬催上前與子牙曰：三侯還該善化天

子如何與天子交手，甚無君臣體面。子牙曰：方纔大王聽老臣言，紂王十罪，乃獲罪於天地人神者；天下之人，皆可討之。此正是奉天命而滅無道，老臣豈敢有違天命耶？武王曰：當今雖是失政，吾等莫非臣子，豈有君臣相對敵之理？元帥可解此危。子牙曰：大王既有此意，可傳令命軍士擂鼓。子牙傳令擂鼓，天下諸侯聽的鼓響，左右有三五十騎紛紛殺出，把紂王圍在垓心。不知紂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紂王無道，其慘毒稔惡，極古今之所未有，而十惡尙未足以盡厥辜。雖然，只此十惡，紂王足以殺身亡國，遺譏於後世矣。有天下者，可爲之炯鑒哉！

又批：子牙以一示得朝歌，不用衆門人以威力殺伐取之，足稱王者之師。

###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從來巧笑號傾城，狐媚君王浪用情；  
嫵娜腰肢催命劍，輕盈體態引魂兵。  
雄雞有意能歌月，玉石無心解鼓聲；  
斷送殷湯成個事，依然枉自送殘生。

話說武王是仁德之君，一時那裏想起鼓進金止之意？只見衆將聽的鼓響，各要爭先，鎗刀劍戟，鞭鐮瓜錘，鈎鐮鉞斧，拐子流星，一齊上前將紂王裹在垓心。魯仁傑對雷鯤雷鵬曰：主憂臣辱，吾等正於此時盡忠報國，捨一死以決雌雄！豈得令反臣揚威逞武。

哉？雷鯤曰：兄言是也；吾等當捨死以報先帝。三將縱馬殺進重圍。怎見得紂王大戰天下諸侯，有讚爲證：

殺氣迷空鎖地，烟塵障嶺漫山；排列諸侯八百，一時地沸天翻。花腔鼓播如雷震，御林軍展動旗旛；衆門人猶如猛虎，殷紂王漸漸摧殘。這也是天下遭逢殺運，午門外撼動天關；衆諸侯各分方位，空中劍戟如攢。東伯侯姜文煥施威仗勇，南伯侯鄂順抖擻如彪；北伯侯崇應鸞橫拖雪刃，武王下南宮适似猛虎爭餐。正東上青旛下衆諸侯猶如靛染，正西上白旛下驍勇將恍若冰霜；正南上紅旗下門徒渾如火塊，正北上阜旗下衆將士恰似烏雲。這紂王神威天縱，魯仁傑一點丹心；雷鯤右遮左架，雷鵬左護右攔。衆諸侯齊動手那分上下，殷紂王共三員將前後抵擋；頂上砍這兵器似颼颼冰塊，脇下刺那鎗劍如蟒龍齊翻。只聽得叮叮噹噹響亮，乒乒乓乓往還。鞭來打鏑來敲，斧來劈劍來剝；左左右右吸人魂，勾開鞭撥去鏑；逼去斧架開劍，上上下下心驚顫。正是那紂王力如三春草茂，越戰越有精神；衆諸侯怒發恍似轟雷，喊殺聲聞斗柄。紂王初時節精神足備，次後來氣力難撐；爲社稷何必貪生，好功名焉能惜命？存亡只在今朝，死生就在目下；殷紂王畢竟勇猛，衆諸侯終欠調停。喝聲

着將官落馬，叫聲中翻下鞍鞵。紂王刀擺似飛虎，砍將傷軍如雪片。劈諸侯如同兒戲，斬大將鬼哭神驚。當此時惱了哪吒，殿下那楊戩怒氣沖天，叫道：「惡紂王不要逃走，等我來與你見個雌雄！」可憐見驚天動地哭聲悲，號山泣嶺三軍淚。英雄爲國盡亡軀，血水滔滔紅滿地。馬撞人死口難開，將劈三軍無躲避。只殺得哀聲小校亂奔馳，破鼓折鎗都拋棄。多少良才帶血回，無數軍兵拖傷去。紂王膽戰將心驚，雷鯤雷鵬無主意。這是君王喪家邦，謀臣枉用千條計。這一陣只殺得雪消春水世無雙，風捲殘紅鋪滿地。

話說紂王被衆諸侯圍在核心，全然不懼，使發了手中刀，一聲響將南伯侯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鎗挑林善，惱了哪吒，登開風火輪，大喝曰：「不得猖獗，吾來也！」傍有雷震子、楊戩、韋護、金木二吒一齊大叫曰：「今日大會天下諸侯，難道我等不如他們！」齊殺至重圍。楊戩刀劈了雷鯤，哪吒祭起乾坤圈，把魯仁傑打下鞍鞵，喪了性命。雷震子一棍結果雷鵬。東伯侯姜文煥見哪吒衆人立功，將刀放下，取鞭在手，照紂王打來。紂王及至看時，鞭已來得太急，閃不及早已打中後背，幾乎落馬。逃回午門，衆諸侯吶一聲喊，齊追至午門，只見午門緊閉，衆諸侯方回。子牙鳴金收兵，陞帳坐下，查點大小將官，損了

二十六員；又見南伯侯鄂順被紂王所害，姜文煥等着實傷悼。武王對衆諸侯曰：「今日這場惡戰，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傷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姜文煥曰：『大王之言差矣！紂王殘虐，人神共怒，便殺之於市曹，猶不足以盡其辜。』大王又何必爲彼惜哉？」話說紂王被姜文煥一鞭打傷後背，敗回午門，至九間殿坐下，低首不語。自己沉吟歎曰：「悔不聽忠諫之言，果有今日之辱！可惜魯仁傑、雷鯤兄弟皆遭此難，傍有中大夫飛廉惡來奏曰：『今陛下神威天縱，雖於千萬人之中，猶能刀劈數名反臣，只是誤被姜文煥鞭傷陛下龍體，只須保護數日，再能會戰，必定勝此反叛也。』古云：『吉人天相，勝負乃兵家之常。』陛下又何須過慮？」紂王曰：「忠良已盡，文武蕭條，朕已着傷，何能再舉？又有何顏與彼爭衡哉？」隨卸甲冑入內宮不表。且說飛廉謂惡來曰：「兵困午門，內無應兵，外無救援，眼見旦夕必休，吾輩何以處之？」偷或兵進皇城，荆山失火，玉石俱焚；可惜百萬家資，竟被他人所有！笑曰：「長兄此語，竟不知時務！凡爲丈夫者，當見機而作。眼見紂王亡在旦夕，我和你乘機棄紂歸周，原不失了自已富貴。況武王仁德，姜子牙英明，他見我等歸周，必不加罪，如此方爲上著。」飛廉喜曰：「賢弟此言，使我如夢中喚醒。只是還有一件，以我愚意，候他攻破皇城之日，我和你入內庭將傳國符璽盜出，藏隱於家。」



待諸侯議定，吾想繼湯者必周，等武王入內庭，吾等方去朝見，獻此國璽玉符。武王必定以我們係忠心爲國，欣然不疑，必加以爵祿。此不是一舉兩得？惡來又曰：卽後世必以我等爲知機，而不失良禽擇木，賢臣擇主之智。二人言罷大笑，自謂得計。正是：

癡心妄想降周室，

斬首西岐謝將臺。

話說飛廉與惡來共議棄紂歸周不表。且說紂王入內宮，有妲己、胡喜、妹王貴人三個前來接駕。紂王一見三人，不覺心頭酸楚，語言悲咽。對妲己曰：朕每以姬發、姜尚小視，不曾着心料理，豈知彼糾合天下諸侯，會兵於此。今日朕親與姜尚會兵，勢孤莫敵，雖然斬了他數員反臣，倒被姜文煥這厮鞭傷後背，致魯仁傑陣亡，雷鯤兄弟死節。朕靜坐自思，料此不能久守，亡在旦夕。想成湯傳位二十八世，今一旦有失，朕將何面目見先帝於在天也？朕已追悔不及。只三位美人與朕久處，一日分離，朕心不忍，爲之奈何！倘武王兵入內庭，朕豈肯爲彼所擄？朕當先期自盡。但朕絕之後，卿等必歸姬發，只朕與卿等一番恩愛，竟如此結局，言之痛心道罷，淚下如雨。三妖聞紂王之言，齊齊跪下，泣對紂王曰：妾等蒙陛下眷愛，鏤心刻骨，沒世難忘；今不幸遭此離亂，陛下欲捨妾身何往？紂王泣曰：朕恐被姜尚所擄，有辱我萬乘之尊；朕今別你三人，自有去向。妲己俯

伏紂王膝上泣曰：妾聽陛下之言，心如刀割；陛下何遽忍捨妾等而他往耶？隨扯住紂王把盞作詩一首，歌之以勸酒：

憶昔歡娛在鹿臺，孰知姜尚會兵來？  
分飛鸞鳳惟今日，再會鴛鴦已隔垓。

烈士盡隨烟焰滅，賢臣方際運弘開；  
一杯別酒如心醉，醒後滄桑變幾回。

話說紂王作詩畢，遂連飲數杯；妲己又奉一盞爲壽。紂王曰：此酒甚是難飲，真所謂不能下咽者也。妲己曰：陛下且省愁煩，妾身生長將門，昔日曾學刀馬，頗能廝殺；況妹妹喜妹與王貴人善知道術，皆通戰法，陛下放心，今晚看妾等三人一陣成功，解陛下之憂悶耳。紂王聞言大悅：若是御妻果能破賊，真百世之功！朕又何憂也？妲己又奉紂王數杯，乃與喜妹、王貴人結束停當，議定今晚去劫周營。紂王見三人甲冑整齊，心中大喜，只看今晚成功不表。且說子牙在營，籌算甲子屆期，紂王當滅，心中大喜，未曾隄防三妖來劫營，故此幾乎失利。只見將至二更，只聽得半空中風響，怎見得有賦爲證：

冷冷颼颼，驚人清況；颯颯蕭蕭，沙揚塵障。透壁穿窗，翻波逐浪；聚怪藏妖，興魔伏魅。也曾去助火張威，也曾去從龍俯仰。起初時都是些悠悠蕩蕩，淅零聲；次後來却盡是滂滂湃湃，呼吼響；且休言摧殘月裏娑羅，盡道是刮倒峯頭壘嶂。推開了積霧重

雲吹折了蘭橈畫槳，蒼松翠竹盡遭殃，朱閣丹樓俱掃蕩。這一陣風真吹得鬼哭與神驚，八百諸侯俱膽喪。

話說妲己與胡喜妹等三人俱全裝甲冑，甚是停當。妲己用雙刀，胡喜妹用兩口寶劍，王貴人用一口繡鸞刀，俱乘桃花馬，發一聲喊，殺入周營，各駕妖風，播土揚塵，飛沙走石，沖進周營內來。只見周營中軍士，咫尺間不分南北，那辨東西，守營小校，盡奔馳巡邏，兵卒皆束手。真個是層圍木柵，撞得東倒西歪，鐵騎連車，沖得七橫八豎，驚動了大小衆將，急報子牙。子牙忙起身出帳觀看，只見一派妖風怪霧滾將進來，子牙忙傳令命衆門人齊去將妖怪獲來。哪吒聽得急登風火輪，搖火尖鎗，楊戩縱馬使三尖刀，雷震子使黃金棍，韋護用降魔杵，李靖用方天戟，金木二吒用四口寶劍，齊殺出中軍帳來，迎敵三妖。只見三妖全身甲冑，橫沖直撞，左右廝殺。楊戩大呼曰：好孽障！不要猖獗，敢來此自送死也！哪吒登輪奮勇當先，七位門人將三妖圍住核心，子牙在中軍用五雷正法，鎮壓邪氣，把手一放，半空中一聲霹靂，只震得三妖膽顛心寒。三妖見來的勢頭不好，俱是些道術之士，料難取勝，不敢戀戰，借一陣怪風，連人帶馬，沖出周營，往午門逃回。三妖自二更入周營，直至四更方纔逃回，也傷了些士卒不表。且說紂王在午

門外看三妃今夜却營成功，洗目以待。忽見三妃來至，紂王問曰：三卿却營勝負如何？  
 妲己曰：姜子牙俱有準備，故此不能成功。幾乎被他衆門人困於核心，險不能見陛下也。  
 紂王聞言大驚，低首不言。進了午門，上了大殿，紂王不覺淚下曰：不期天意喪吾，莫可救解。  
 妲己亦泣曰：妾身指望今日成功，平定反臣，而安社稷。不料天心不順，力不能支。  
 如之奈何？紂王曰：朕已知天意難回，人力可解。從今與你三人一別，各自投生，免使彼此牽絆。  
 把袍袖一拂，逕往摘星樓去了。三妖也慰留不住。後人有詩嘆曰：

大廈將傾止一莖，尙思却寨破周兵；孰知天意歸真主，猶向三妖訴別情。

話說三妖見紂王自往摘星樓去了，妲己謂二妖曰：今日紂王此去，必尋自盡；只我等數年來把成湯一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如今我們却往那裏去好？  
 九頭雉鷄精曰：我等只好迷惑紂王，其他皆不聽也。此時無處可棲，不若還往軒轅墳去，依然自家巢穴，尙可安身，再爲之計。  
 玉石琵琶精曰：姐姐之言甚善。三妖共議還歸舊巢不表。且說子牙被三妖却營殺至天明，三妖逃遁；子牙收軍陞帳坐下，衆諸侯上帳參謁。  
 子牙曰：一時未曾防此妖孽被他却營，幸得衆門人俱是道術之士，不然幾爲所算，失了銳氣。今若不早除，後必爲患。子牙言罷，命排香案，左右聞命，卽將香案施設停當。  
 子牙禮畢，將

金錢排下，乃大驚曰：原來如此。若再遲遲，幾被三妖逃去。忙傳令命楊戩領柬帖：你去把九頭雉鷄精拿來，如走了，定按軍法。楊戩領令去了。子牙又令雷震子領柬帖：你去把九尾狐狸精拿來，如有失，定按軍法。又令韋護領柬帖：你去將玉石琵琶精拿來，如違令，定按軍法。三個門人領令出了轅門，議曰：我三人去拿此三妖，不知從何處下手。那裏去尋他？楊戩道：三妖此時料紂王已不濟事了，必竟從宮中逃出。吾等借土遁站在空中，等候看他從何處逃走。吾等務要小心擒拿，不得鹵莽，恐有疎虞不便。雷震子曰：楊世兄言之有理。道罷，各借土遁，往空中等候。三妖來至，有詩讚曰：

一道光華隱法身，修成幻化天真；  
驅龍伏虎生來妙，今日三妖怎脫身？

話說姐己與胡喜妹、王貴人在宮中，還吃了幾個宮人，方纔起身。一陣風響，三妖起在空中，往前要走；只見楊戩仗劍風響，遂與雷震子、韋護曰：孽怪來也！各要小心。楊戩提寶劍大呼曰：怪物休走，吾來也！九頭雉鷄精見楊戩仗劍起來，舉手中劍罵道：我們姊妹斷送了成湯天下，成你們的功名；你反來害我等，何無天理也？楊戩大怒曰：孽畜休得多言，早早受縛！吾奉姜元帥命，特來拿你。不要走，吃我一劍！雉鷄精舉劍來迎。雷震子、黃金棍打來，早有九尾狐狸精、雙刀架住。韋護降魔杵打來，玉石琵琶精用繡鸞

刀敵住。三妖與楊戩等三人戰未及三五回合，三妖架妖光逃走；楊戩與雷震子、韋護惟恐有失，緊緊追來。怎見得有讚爲證：

妖光蕩蕩，冷氣颼颼；妖光蕩蕩，旭日無光；冷氣颼颼，乾坤黑暗；黃河漠漠，怪塵飛黑；霧漫漫，妖氣慘；雉鷄精、狐狸精、琵琶精往前逃，似電光飛閃；雷震子與楊戩、韋護緊追隨，如驟雨狂風。三妖要命，恍如弩箭離弦，那顧東西南北；三聖爭功，恰似葉落隨風，豈知流行坎止！雷震性起，追得狐狸有穴難尋；楊戩心忙，趕得雉鷄上天無路。琵琶性巧，欲騰挪；韋護英明，驅壓定。這也是三妖作過罪孽多，故遇着三聖玄功能取命。

話說楊戩追趕九頭雉鷄精，往前多時，看看趕上，楊戩取出哮天犬，祭在空中。那犬乃僊犬，修成靈性，見妖精舞爪張牙，趕上前一口，將雉鷄頭咬吊了一個；那妖精也顧不得疼痛，帶血逃災。楊戩見犬傷了他一頭，依舊走了；心下着忙，急架土遁緊追。雷震子趕狐狸精，韋護追琵琶精，緊緊不捨；只見前面兩首黃旛，空中飄蕩，香烟靄靄，遍地氤氳。不知是誰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紂王雖然無道，還算個俠烈漢子；起先做了許多惡業，及至到壞事時，便

爽爽利利，以死自待，決不沾泥帶水。若是小丈夫，便有無限婆子氣，不知作多少悲啼哭泣。

又評：成湯一個完完全全天下，被妲己送得乾乾淨淨；及至紂王尋死，彼更不會有一點顧惜之意，便去尋自己巢穴，以爲安身之計，情殊可恨！畢竟被子牙拿來，身首異處，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觀其妖怪似婦人者，尙無怪乎婦人心最毒也！

###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紂王暴虐害黔黎，國事紛紛日夜迷；浪飲不知民血盡，荒淫那顧鬼神悽？

薑盆宮女遭殘害，焚炙忠良類虎鯢；報應昭昭須不爽，旗懸太白古今題。

話說楊戩正趕雉鷄精，見前面黃旛隱隱，寶蓋飄揚，有數對女童分於左右；當中一位娘娘，跨青鸞而來，乃是女媧娘娘駕至。怎見得，有詩爲證：

一天瑞彩紫霞浮，香靄氤氳擁鳳輈；展翅鸞凰皆雅馴，飄飄童女自優遊。

旛幢繚繞迎華蓋，瓔珞飛揚罩冕旒；止爲昌期逢泰運，故教仙聖至中州。

話說女媧娘娘跨青鸞而來，阻住三個妖怪之路。三妖不敢前進，按落妖光，俯伏在地，

口稱娘娘聖駕降臨，小畜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小畜今被楊戩等追趕甚迫，求娘娘救命。女媧娘娘聽罷，分付碧雲童兒將縛妖索把這三個孽障網了，交與楊戩解往周營，與子牙發落。童兒領命，將三妖縛定，三妖泣而告曰：啓稟娘娘得知，昔日是娘娘用招妖幡招小妖去朝歌潛入宮禁，迷惑紂王，使他不行正道，斷送他的天下；小畜奉命，百事逢迎，去其左右，令彼將天下斷送，今已垂亡，正欲覆娘娘鈞旨，不期被楊戩等追襲，路遇娘娘聖駕，尙望娘娘救護。娘娘反將小畜縛去見姜子牙發落，不是娘娘出乎反乎了？望娘娘主裁。女媧娘娘曰：吾使你斷送紂王天下，原是合上天氣數，豈意你無端造孽，殘賊生靈，屠毒忠烈，慘惡異常，大拂上天好生之德。今日你罪惡貫盈，理宜正法。三妖俯伏，不敢聲言。只見楊戩同雷震子、韋護正望前追趕三妖，楊戩望見祥光，忙對雷震子、韋護曰：此位是女媧娘娘大駕降臨，快上前參謁。雷震子聽罷，三人向前倒身下拜。楊戩等曰：弟子不知聖駕降臨，有失迎迓，望娘娘恕罪。女媧娘娘曰：楊戩，我與你將此三妖拿在此間，你可帶往行營，與姜子牙正法施行。今日周室重興，又是太平天下也！你三人去罷。楊戩等感謝娘娘，叩首而退，將妖解往周營。後人有詩讚之云：

三妖造惡萬民殃，斷送商王至喪亡；今日難逃天鑒報，軒轅巢穴枉思量！



話說楊戩等將三妖摔下雲端，三人遂借土遁來至轅門。那衆軍士見半空中吊下三個女人，後隨楊戩等三人，軍士忙報入中軍。啟元帥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上帳見子牙，子牙曰：你拿的妖怪如何？楊戩曰：奉元帥將令趕三妖，於中途幸逢女媧娘娘，大發仁慈，賜縛妖繩，將三妖捉至轅門，請令施行。子牙傳令解進來，帳下左右諸侯俱來觀看，怎樣個妖精。少時，楊戩解九頭雉鷄精，雷震子解九尾狐狸精，韋護解玉石琵琶精，同至帳下。三妖跪於帳前。子牙曰：你這三個孽障，無端造惡，殘害生靈，食人無厭，將商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雖然是天數，你豈可縱欲殺人，唆紂王造炮烙，慘殺忠諫，設薑益荼毒宮人，造鹿臺聚天下之財，爲酒池肉林，內官傷命，甚至敲骨看髓，剖腹驗胎，此等慘惡，罪不容誅。天地人神共怒，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辜。妲己俯伏哀泣，告曰：妾身係冀州侯蘇護之女，幼長深閨，鮮知世務，謬蒙天子宣詔，選充爲妃。不意國母薨逝，天子強立爲后，凡一應主持，皆操之於天子，政事俱掌握於大臣。妾不過一女流，惟知灑掃應對，整飾宮闈，侍奉巾櫛而已。其他妾安能以自專也？紂王失政，雖文武百官，不啻千百，皆不能救正，又何況區區一女子能移其聽也？今元帥德及天子，仁溢四方，紂王不日授首，縱殺妾一女流，亦無補於元帥。況古語云：罪人不及妻孥，懇祈元

帥大開慈隱，憐妾身之無辜，赦歸故國，得全殘生；真元帥天地之仁，再生之德也。望元帥裁之！衆諸侯聽姐己一派言語，甚是有理，皆有憐惜之心。子牙笑曰：你說你是蘇侯之女，將此一番巧言，迷惑衆聽；衆諸侯豈知你是九尾狐狸，在冀州驛迷死蘇姐己，借竅成形，惑亂天子？其無端毒惡，皆有你造孽；今已被擒，死且不足以盡其罪，尙假此巧語花言，希圖漏網。命左右推出轅門斬首號令。姐己等三妖低頭無語。左右旗牌官簇擁出轅門來，後有雷震子、楊戩、韋護、監斬。只見三妖推至法場，雉鷄精垂頭喪氣，琵琶精默默無言；惟有這狐狸精乃是姐己，他就有許多嬌癡，又連累了幾個軍士。話說那姐己已綁在轅門外，跪在塵埃，恍然是一塊美玉無瑕，嬌花欲語，臉襯朝霞，唇含碎玉，綠蓬鬆雲髻，嬌滴滴朱顏，轉秋波無限風情，頓歌喉百般嬌媚。乃對那持刀軍士曰：妾身係無辜受屈，望將軍少緩須臾，勝造浮屠七級！那軍士見姐己美貌，已自有十分憐惜；再加他嬌滴滴的叫了幾聲將軍長將軍短，便把這軍士叫得骨軟筋酥，口呆目瞪，軟癡癡立作一堆，麻酥酥痒成一塊，莫能動履。只見行刑令下，楊戩、監斬、九頭雉鷄精、韋護、監斬、玉石琵琶精、雷震子、監斬、狐狸精。三人見行刑令下，喝令軍士動手。楊戩、鎮住、雉鷄精、韋護、鎮壓、住、琵琶精。一聲號令，軍士一聲將兩個妖精斬了首級。有一首詩單

道琵琶精終不免一刀之厄。

憶昔當年遇子牙，硯臺擊頂煉琵琶；誰知三九重逢日，萬死無生空自嗟。話說三軍動手，已將雉鷄精琵琶精斬了首級，楊戩與韋護上帳報功；只有雷震子監斬狐狸精，行刑軍士被妲己一段巧言迷惑，皆手軟不能舉刀。雷震子發怒，喝令軍士動手，只見個個如此。雷震子急得沒奈何，只得來中軍帳報知，請令定奪。子牙見楊戩韋護報功，令拿出轅門號令，惟雷震子赤手來見。子牙問曰：你監斬妲己如何空身來見我，莫非這狐狸走了？雷震子曰：弟子奉令監斬妲己，孰意衆軍士被這妖狐迷惑，個個目瞪口呆，莫能動手。子牙大怒，命將行刑軍士斬首示衆，喝退雷震子，另喚楊戩韋護監斬妲己。却說楊戩韋護二人奉令監斬妲己，出轅門便另選了軍士，再至法場；只見那妖婦百般嬌媚，萬種軟款，又把這些行刑軍士弄得東倒西歪，如癡如呆。楊戩與韋護看見這樣光景，二人商議曰：這畢竟是個多年狐狸，極善迷惑人，所以紂王被他纏縛得迷而忘返，又何況這些愚人哉？我與你快去稟明元帥，無令這些無辜軍士死於非命也。楊戩道罷，二人齊至中軍來稟子牙，如此如彼，說了一遍，衆諸侯俱各驚異。子牙與衆諸侯曰：此怪千年老狐狸，受日精月華，偷採天地靈氣，故此善能迷惑人；待

吾自出營去，斬此惡怪。子牙道罷先行，衆諸侯隨後。子牙同衆諸侯門人弟子，出至轅門，只見妲己縛在法場，果然千嬌百媚，似玉如花，衆軍士如木雕泥塑。子牙喝退衆士卒，命左右排香案焚香，爐內取出陸壓所賜葫蘆，放於案上，揭去了蓋，只見一道白光旋轉，子牙打一躬，請寶貝轉身，那寶貝連轉兩三轉，只見妲己頭已落在塵埃，血濺滿地，諸侯中尚有憐惜之者，有詩爲證：

妲己嬌燒起衆憐，臨刑軍士也情牽；  
桃花難寫溫柔態，芍藥堪方窈窕妍。

憶昔恩州能借竅，應知內闕善周旋；  
從今嬌媚歸何處？化作南柯帶血眠！

話說子牙斬了妲己，將首級號令轅門，衆諸侯等無不嘆賞。且說紂王在顯慶殿厭厭獨坐，有宮人左右紛紛如蟻，慌慌亂亂。紂王問曰：爾等爲何這樣急遽？想是皇城破了麼？傍一內使跪下泣而奏曰：三位娘娘昨夜二更時分，不知何往？因此六宮無主，故此着忙。紂王聽罷，忙叫內臣快查往那裏去了？速速來報！有常隨打聽，少時來報。啓陛下，三位娘娘首級已號令於周營轅門。紂王大驚，忙隨左右宦官，急上五鳳樓觀看，果是三后之首。紂王看罷，不覺心酸，淚如雨下，乃作詩一首以弔之：

玉碎香消實可憐，嬌容雲鬢盡高懸；  
奇歌妙舞今何在？覆雨翻雲竟枉然！

鳳枕已無藏玉日，鴛鴦難再拂花眠；悠悠此恨情無極，日落滄桑又萬年！  
話說紂王吟罷詩，自嗟自嘆，不勝傷感；只見周營中一聲炮響，三軍吶喊，齊欲攻城。紂王看見，不覺大驚，見大勢已去，非人力可挽，點頭數點，長吁一聲，竟下五鳳樓，過九間殿，過顯慶殿，退分宮樓，將至摘星樓來。忽然一陣旋窩風，就地滾來，將紂王罩住。怎見得怪風一陣，透膽生寒，有詩爲證：

蕭蕭颯颯攝離魂，透骨侵肌氣若吞；  
撮起沉寃悲往事，追隨枉死泣新猿。  
催花須借吹噓力，助雨敲殘次第來；  
只爲紂王慘毒甚，故教屈鬼訴辜恩。

話說紂王方行至摘星樓，只見一陣怪風，就地滾將上來；薑盆內咽咽哽哽，悲悲泣泣，無數蓬頭披髮，赤身裸體之鬼，血腥臭惡，穢不可聞。齊上前來扯住紂王，大呼曰：還吾命來！又見趙啓梅柏赤身大叫：昏君！你一般也有今日敗亡之時！紂王忽的把二目一睜，陽氣冲出，將陰魂撲散；那些屈魂冤鬼，隱然而退。紂王把袍袖一抖，上了頭一層樓，又見姜娘娘一把扯住紂王，大罵曰：無道昏君！誅妻殺子，絕滅彝倫；今日你將社稷斷送，將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姜娘娘正扯住紂王不放，又見黃娘娘一身血污，腥氣逼人，也上前扯住大呼曰：昏君！摔我下樓，跌吾粉骨碎身，此心何忍？真殘忍刻薄之徒！

今日罪盈惡滿，天地必誅。紂王被兩個冤魂纏得如癡如醉一般，又見賈夫人也上前大罵曰：昏君無道，你君欺臣妻，吾爲守貞立節，墜樓而死，沉冤莫白，今日方能泄我恨也！照紂王一掌，劈面打來。紂王忽然一點真靈驚醒，把二目一睜，冲出陽神，那陰魂如何敢近，隱隱散了。紂王上了摘星樓，行至九曲欄邊，默默無語，神思不寧，扶欄而問：封宮官何在？封宮官朱昇聞紂王呼喚，慌忙上摘星樓來，俯伏欄邊，口稱陛下，奴婢聽旨。紂王曰：朕悔不聽羣臣之言，誤被讒奸所惑，今兵連禍結，莫可救解，噬臍何及？朕思身爲天子之尊，萬一城破，爲羣小所獲，辱莫甚焉！欲尋自盡，此身尙遺人間，猶爲他人作念；不若自焚，反爲乾淨，毋得令兒女借口也。你可取柴薪堆積樓下，朕當與此樓同焚，你當如朕命。朱昇聽罷，淚流滿面，泣而奏曰：奴婢侍陛下多年，蒙叅養之恩，粉骨難報，不幸皇天不造我商，禍亡旦夕，奴婢恨不能以死報國，何敢舉火焚君也？言罷，嗚咽不能成聲。紂王曰：此天亡我商也，非干你罪，你不聽朕命，反有忤逆之罪。昔日，朕曾命費仲、尤渾向姬昌演數，言朕有自焚之厄，今日正是天定，人豈能逃？當聽朕言。後人有詩，單嘆紂王臨焚，念文王易數之驗：

昔日文王羨里囚，

紂王無道困西侯，

費尤曾問先天數，

烈焰飛烟鏡玉樓。

話說朱昇再三哭奏，勸紂王且自寬慰，另尋別策，以解此圍。紂王怒曰：「事已急矣，朕籌之已審；若諸侯攻破午門，殺入內庭，朕一被擒，汝之罪不啻泰山之重也。」朱昇下樓去尋柴薪，堆積樓下不表。且說紂王見朱昇下樓，自服袞冕，手執碧玉珮，滿身珠玉，端坐樓中。朱昇將柴堆滿，揮淚下拜畢，方敢舉火，放聲大哭。後人有詩爲證：

摘星樓下火初紅，烟捲烏雲四面風；今日成湯傾社稷，朱昇原自盡孤忠。

話說朱昇舉火燒着樓下乾柴，只見烟捲冲天，風狂火猛，六宮中宮人喊叫；霎時間乾坤昏暗，宇宙翻崩，鬼哭神號，帝王失位。朱昇見摘星樓一派火着，甚是凶惡；朱昇撩衣痛哭數聲，大叫：「陛下，奴願以死報陛下！」言罷，將身攬入火中。可憐朱昇忠烈，身爲宦豎，猶知死節！話說紂王在三層樓上看樓下火起，烈焰冲天，不覺撫膺長嘆曰：「悔不聽忠諫之言，今日自焚，死故不足惜，有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只見火趁風威，風乘火勢，須臾間四面通紅，烟霧障天。怎見得有賦爲證：

烟近霧捲，金光灼灼漫天飛；焰吐雲從，烈風呼呼如雨驟。排炕似煽，列炬如焰，須臾萬物盡成灰。說甚麼棟連霄漢，頃刻千里化紅塵；那管他雨聚雲屯，五行之內最無情。二氣之中爲獨盛，雕梁畫棟，不知費幾許工夫，遭着他盡成齏粉；珠欄玉砌，不知

用許多金錢，逢着你皆爲瓦解。摘星樓下勢如焚，六宮三殿沿燒得柱倒牆崩；天子崩喪在須臾，八妃九嬪牽連得頭焦額爛。無辜宮女盡遭殃，作惡內臣皆在劫。這紂天子阿拋卻塵寰，講不起貢山航海，錦衣玉食，金甌社稷，錦繡乾坤，都化作滔滔洪水向東流，脫離慾海。休誇那粉黛峨眉，正是從前你炤逞雄威，作過災殃，還自受成湯事業化爲灰，周室江山方赤熾。

話說子牙在中軍方與衆諸侯議攻皇城，忽左右報進中軍啓元帥，摘星樓火起。子牙忙報衆將，同武王、東伯侯、北伯侯共天下諸侯，齊上馬出了轅門看火。武王在馬上觀看，見煙迷一人，身穿赭黃袞服，頭戴冕旒，手拱碧玉圭，端坐於煙霧之中，朦朧不甚明白。武王問左右曰：「那煙霧中可是紂天子麼？」衆諸侯答曰：「此正是無道昏君。今日如此，正所謂自作自受耳！」武王聞言，掩而不忍看視，兜馬回營。子牙忙上前啓曰：「大王爲何掩面而回？」武王曰：「紂王雖則無道，得罪於天地鬼神，今日自焚，適爲擊障，但你我皆爲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覩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不若回營爲便。子牙曰：「紂王作惡，殘害生民，天怒民怨，縱太白懸旗，亦不爲過。今日自焚，正當其罪，但大王不忍，是大王之仁明忠愛之至意也。然猶有一說：昔成湯以至仁放桀於南巢，救民於水火，天下未



嘗少之。今大王會天下諸侯，奉天征討，弔民伐罪，實於湯有光。大王幸毋介意。衆諸侯同武王回營，子牙督領衆將門人看火，以便取城。只見那火越盛，看看捲上樓頂，那樓下的柱脚燒倒，只聽得一聲響，摘星樓塌倒，如天崩地裂之狀。將紂王埋在火中，霎時化爲灰燼，一靈已入封神臺去了。後人有詩嘆曰：

放桀南巢憶昔時，深仁厚澤立根基；  
誰知殷受多殘虐，烈焰焚身悔已遲。  
又有史官觀史，有詩單道紂王失政云：

女媧宮裏祈甘霖，忽動攜雲握雨心；  
豈爲有情聯好句，應知無道起商參。  
婦言是用殘黃耆，忠諫難聽縱浪淫；  
炮烙冤魂多屈死，古來慘惡獨君深。  
又詩嘆紂王才兼文武云：

打虎雄威氣更驍，千斤膂力冠羣僚；  
托梁換柱超今古，赤手擒飛過鷺鷗。  
拒諫空稱才絕代，飾非枉道巧多饒；  
只因三怪迷真性，贏得樓前血肉焦。  
話道摘星樓焚了，紂王衆諸侯俱在午門外住筍。少時午門開處，衆宮人同侍衛將軍御林士卒，酌酒獻花，焚香拜迎武王車駕，並衆諸侯入九間殿。姜子牙忙傳令，且救息宮中火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紂王無道，殘賊生靈，不知凡幾，自家落得摘星樓燒死，縱不是如佛氏報應輪回之說，自是天理難容耳。畢竟紂王有些豪爽氣，自家做過的事，不肯落在他人之手裏，所以一刀兩段，毫不沾滯，真是斬釘削鐵漢子，何難立地成佛？又批：天地間妖精中之最靈悍者，無過狐狸，善於巧令，亦最嫵媚，所以惑人最深，而殺人亦毒。請觀妲己生前，弄得紂王國破身亡，甚至臨刑，猶遺害不淺。古今遭此狐妖之害者，豈止於有天下國家之人哉！幸毋惑此，方是打破重關，跳出苦海。此一書分明指與世人作榜樣，令人不可將此狐狸詔作真的，把自己身邊那個狐狸，當做假的，有辜此老婆心說法。

###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紂王聚斂吸民脂；不信當年放桀時；積粟已無千載計；盈財豈有百年期？  
須知世運逢眞主；却笑貪淫有阿癡；今日還歸民社去；從來天意豈容私？

話說衆諸侯俱上了九間殿，只見丹墀下大小將領頭目等衆，躋躋蹌蹌，擁簇兩傍。子牙傳令軍士，先救滅宮中火焰。武王對子牙曰：紂王無道，殘虐生民，而六宮近在肘腋，其宮人宦侍，被害更慘，令軍士救火，不可波及無辜。相父當首先嚴禁，毋令復遭陷害。

也。子牙聞言，忙傳令：凡軍士人等，止許救火，毋得肆行暴虐，敢有違令，妄取六宮中一物，妄殺一人者，斬首示衆，決不姑息。汝宜悉知。只見衆宮人宦侍衛軍官，齊呼萬歲。武王在九間殿駐蹕，與衆諸侯看衆軍士救火。武王猛擡頭看見殿東邊有黃色二十根大銅柱，擺列在傍。武王問曰：此銅柱乃是何物？子牙曰：此銅柱乃是紂王所造炮烙之刑。武王曰：善哉！善哉！不但臨刑者甚慘，只今日孤觀之，不覺心膽皆裂。紂天子可謂殘忍之甚！子牙引武王入後宮，至摘星樓下，見薑盆裏面蛇蝎，上下翻騰，白骨暴露，骷骸亂滾。又見酒池內陰風慘慘，肉林下冷霧悽悽。武王問曰：此是何故？子牙曰：此是紂王所製薑盆，殺害宮人者；左右正是肉林酒池。武王曰：傷哉！紂天子何無仁心！一至此也，不勝傷感。乃作詩以紀之：

成湯祝網德聲揚，放桀南巢正大綱；  
六百年來風氣薄，誰知慘惡喪疆場。  
又傷炮烙之刑，作詩以紀之：

苦陷忠良性獨偏，肆行炮烙悅嬋娟；  
遺魂常傍黃金柱，樓下焚燒孽報牽。  
話說武王來至摘星樓，見餘火尙存，烟焰未盡，燒得七狼八豕，也有無辜宮人遭在此劫，尙有遺骸未盡，臭穢難聞。武王更覺心中不忍，忙分付軍士快將這些遺骸檢出去。

埋葬，無令暴露；因謂子牙曰：但不知紂王骸骨焚於何所？當另爲檢出，以禮安葬；不可使暴露於天地，你我爲人臣者，此心何安？子牙曰：紂王無道，人神共怒，今日自焚，實所以報之也。今大王以禮葬之，誠大王之仁耳。子牙分付軍士檢點遺骸，毋使混雜；須尋紂王骸骨，具衣衾棺槨，以天子之禮葬之。後人有詩歎成湯王業，如斯而盡：

天喪成湯業，

敵兵盡倒戈；

山積尸遍野，

漂杵血流河。

盡去煩苛法，

方興時雨歌；

太平今日定，

衽席樂天和。

話說子牙命軍士尋紂王遺骸，以禮安葬不表。且說衆諸侯同武王往鹿臺而來。上了臺時，見閣聳雲端，樓飛霄漢；亭臺疊疊，殿宇巍巍；雕欄玉飾，梁棟金裝。又只見明珠異寶，珊瑚玉樹，裝飾成瓊宮瑤室，堆砌就繡閣蘭房；不時起萬道霞光，頃刻有千條瑞彩，真所謂目眩心搖，神飛魄亂。武王點首歎曰：紂天子這等奢靡，竭天下之財，以窮己欲，安有不亡身喪國者也！子牙曰：古今之所以喪亡者，未有不從奢侈而敗；故聖王再三叮嚀垂戒者，寶己以德，毋寶珠玉，良有以也！武王曰：如今紂王已滅，天下諸侯與閭閻百姓，受紂王剝削之禍，荼毒之苦，征斂之煩，日坐水火之中，衽席不安，重足而立。今不若將鹿臺聚積之貨財，給散與諸侯百姓；將聚斂之稻粟，賑濟天下之飢民，使萬民昭

蘇享一日安康之福耳。子牙曰：大王興言及此，真社稷生民之福也！宜速行之。武王命左右去發財運粟不表。只見後宮擒紂王之子武庚至，子牙命推來，衆諸侯切齒。少時，衆將將武庚推至殿前，武庚跪下。衆諸侯齊曰：殷受無道，罪惡盈滿，人神共怒，今日當斬首正罪，以洩天地之恨。子牙曰：衆諸侯之言甚是。武王急止之曰：不可。紂王肆行不道，皆是羣小妖婦，惑亂其心，與武庚何干？且紂王炮烙大臣，雖賢如比干、微子，皆不能匡救其君，又何況武庚一幼稚之子哉？今紂王已滅，與子何仇？且罪人不孥，原是上天好生之德，孤原與衆位大王共體之，切不可枉行殺戮也！俟新君嗣立，封之以茅土，以存商祀，正所以報商之先王也。東伯侯姜文煥出而言曰：元帥在上，今大事俱定，當立新君，以安天下，諸侯士民之心。況且天不可以無日，國不可以無君，天命有道，歸於至仁。今武王仁德著於四海，天下歸心，宜正大位，以安天下之心。況我等衆諸侯入關，襄武王以伐無道，正爲今日之大事也。望元帥一力擔當，不可遲滯，有辜衆人之心。衆諸侯齊曰：姜君侯講得有理，正合衆人之意。子牙尙未及對，武王惶懼遜謝曰：孤位輕德躬，名譽未著，惟日兢兢求爲寡人，以嗣先王之業而未遑，安敢妄覬天位哉？況天位維艱，惟仁德者居之，乞衆位賢侯共擇一有德者，以嗣大位，毋令有忝厥職，遺天下羞。孤

與相父早歸故土，以守臣節而已。傍有東伯侯厲聲大言曰：大王此言差矣！天下之至德，孰有如大王者？今天下歸周，已非一日，卽黎民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大王眞能救民於水火也！且天下諸侯，景從雲集，隨大王以伐無道，其愛戴之心，蓋有自也。大王又何必固辭？望大王俯從衆議，毋令衆人失望耳。武王曰：發有何德？望賢侯無得執此成議，還當訪詢有衆，以服天下之心。東伯侯姜文煥曰：昔帝堯以至德克相上帝，得膺大位；後生丹朱不肖，帝求人而遜位，羣臣舉舜，舜以重華之德，以繼堯而有天下。後帝舜生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舉天下而讓之禹，禹生啓賢，明能承繼夏命，故相繼而傳十七世。至桀無道，而失夏政；成湯以至德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傳二十一世。至紂大肆無道，惡貫罪盈，大王以至德與衆諸侯恭行天之罰。今大事已定，克承大寶，非大王而誰？大王又何必固遜哉？武王曰：孤安敢比禹湯之賢哲也？姜文煥曰：大王不事干戈，以仁義教率天下，化行俗美，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鳳鳴於岐山，萬民而樂業，天人相應，理不可誣。大王之德政，與二君何多讓哉？武王曰：姜君侯素有才德，當爲天下之主。忽聽得兩傍衆諸侯一齊上前大呼曰：天下歸心，已非一日；大王爲何苦苦固辭，大拂衆人之心哉？況吾等會盟此地，豈是一朝一夕之力，無非欲立大王，再見太平。

之日耳。今大王捨此不居，則天下諸侯瓦解，自此生亂，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日矣。子牙上前急止之曰：「列位賢侯，不必如此，我自有名正言順之說，正是。」

子牙一計成王業。

致使諸侯拜聖君。

話說衆諸侯在九間殿見武王固遜，俱紛然爭辨不一。子牙乃止之，對武王曰：「紂王禍亂天下，大王率諸侯明正其罪，天下無不悅服。大王禮當正位，號令天下。況當日鳳鳴岐山，祥瑞現於周地，此上天垂應之兆，豈是偶然？今天下人心悅而歸周，正是天人響應，時不可失。大王今日固辭，恐諸侯心冷，各散歸國，渙無所統，各據其地，自生禍亂。誠非大王弔伐之意，深失民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願大王詳察！」武王曰：「衆人固是美愛，然孤之德薄，不足以勝此任，恐遺先王之羞耳。」東伯侯姜文煥曰：「大王不必辭遜，元帥自有主見。」乃對子牙曰：「請元帥速行，不得遲滯，恐人心解散。」子牙急忙傳令，命畫圖樣造臺，作祝文昭告天地社稷。俟後有大賢，大王再讓位未遲。衆諸侯已知子牙之意，隨聲應諾。傍有周公旦自去造臺。後人有詩誦之：

朝歌城內築禪臺。

萬姓歡呼動八垓。

沴氣已隨餘燄盡。

和風方向太陽來。

岐山鳴鳳纏禎瑞。

殿陛賡歌進壽杯。

四海雍熙從此盛。

周家泰運又重開。

話說周公旦畫了圖樣，於天地壇前造一座臺，臺高三層，按三臺之象，分八卦之形。正中設皇天后土之位，傍立山川社稷之神，左右有四季正神方位：春日太昊，夏日炎帝，秋日少昊，冬日顓頊，中有皇帝軒轅。上壇羅列籩豆簠簋，金爵玉斝，陳設祭器，併生芻爓脯，列於几席，鮓醬魚肉，設於案桌，無不齊備。只見香燒寶鼎，花插金瓶，子牙方請武王上壇，武王再三謙讓，然後登壇，八百諸侯齊立於兩傍。周公旦高捧祝文，上臺開讀。祝文曰：

惟大周元年壬辰，越甲子昧爽，三日哉生明，西岐姬發敢昭告於皇天后土神祇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殷受弗克上天，自絕於命，臣發承祖宗累洽之仁，列聖相沿之德。予小子曷敢有越厥志，恭天承命，抵商之罪，大正於商。惟爾神祇，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予小子方日夜祇懼，恐墜前烈，敬修未遑，無奈諸侯軍民耆老人等，疏請再三，衆志誠難固違，俯從羣議，爰考舊典，式諏吉日，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暨我文考。於是日受冊寶，嗣卽大位，仰承中外靖恭之頌，天人協應之符，慶日月之照臨，膺皇天之永命。尙望福我維新，永終不替，慰兆人胥戴之情，垂累業無疆之緒。神其鑒茲，伏惟尙饗！



話說周公曰：讀罷祝文，焚了，祝告天地畢，只見香烟籠罩，空中瑞靄，氤氳滿地。其日天朗氣清，惠風慶雲，直是昌期應運，太平景象，自然異別。那朝歌百姓，擠擠遍地歡呼。武王受了冊寶，即天子位，而南垂恭端坐，樂奏三番，衆諸侯出笏山呼萬歲。拜祝畢，武王傳旨，大赦天下。衆人擁簇武王下樓，來至殿廷，從新拜賀畢。武王傳旨，命擺九龍飾席，大宴八百諸侯，君臣共樂。衆人酒過數巡，俱各歡暢，百官覺已深沈，各辭闕謝恩而散。後人讀史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君臣和樂，作詩以詠之：

壇上香風繞聖王，軍民嵩祝舞霓裳；江山依舊承柴望，社稷重新樂裸將。

金闕曉臨僊掌動，玉階時聽珮環忙；熙熙皞皞清明世，萬姓謳歌慶未央。

話說次日武王設朝，衆諸侯朝賀畢，武王謂子牙曰：殷紂因廣施土木之功，竭天下之財，荒淫失政，故有此敗。朕蒙衆諸侯立之爲君，朕欲將鹿臺之貨財，給散與天下諸侯，頒賜各夷王衣襲之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宗德報功。命諸侯各引人馬歸國，以安享其土地。又將摘星樓殿閣盡行拆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闕，放宮內之人，以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以示天下弗戰。武

王在朝歌旬日，萬民樂業，人物安阜。瑞草生，鳳凰現，醴泉溢，甘降露，見景星慶雲，熙熙皞皞，真是太平景象。有詩爲證：

八十公公杖策行，相逢欣笑話生平；眼中不識干戈事，耳內稀聞戰鼓聲。

每見麒麟鸞鳳現，時聽絲竹管絃鳴；而今世上稱寧宇，不似當年枕席驚。

話說武王爲天子，天人感應，民安物阜，天降瑞祥，萬民無不悅服；只見天下諸侯，俱辭朝各歸本國。子牙入內庭見武王，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奏曰：方今天下已定，老臣啓陛下，命官鎮守朝歌。武王曰：俱聽相父著用何官？子牙曰：今武庚陛下既待以不殺，使守本土，得存商祀，必用何人監守方可？武王曰：俟明日臨朝商議。子牙退朝回相府。只至次日，武王早朝，諸侯朝見畢，武王曰：朕今封武庚世守本土，以存商祀，必使人監國，當用何人而後可？武王問罷，衆臣共議：非親王不可，須使管叔鮮、蔡叔度二王監國。武王依允，隨命二叔守此朝歌。武王分付明日大駕歸國，只見武王聖諭一出，朝歌軍民耆老人等，俱謀議論留聖駕不表。話說武王次日分付二叔監國，大駕隨時起行。只見衆百姓扶老挈幼，跪拜於道，大呼曰：陛下救我民於水火之中，今一旦歸國，是使萬姓而無父母也。望陛下下一視同仁，留居此地，我等百姓不勝慶幸。武王見百姓挽留，乃

慰之曰：今朝歌朕已命二叔監守，如朕一樣，必不令爾等失所也。爾等當奉公守法，自然安業。又何必朕在此方，能安阜也？百姓挽留不住，放聲大哭，震動天地。武王亦覺悽然，復謂二弟管叔鮮、蔡叔度曰：民乃國之根本，爾不可輕虐下民，當視之如子。若是不體朕意，有虐下民，朕自有國法在，必不能爲親者諱也。二弟共勉之。二叔受命，武王即日發駕起程，往西岐前進。百姓哭送一程，竟回朝歌不表。話說武王離朝歌一路行來，已非一日，不覺來至孟津。思想昔日渡孟津時，白魚躍舟，兵戈擾攘，今日又是一番光景，不勝嗟嘆。後人有詩詠之：

駕返西岐龍入海，與民歡欣樂堯年；  
放牛桃林開新運，歸馬華山洗舊氈。

箕子囚中先解釋，比干墓上有封箋；  
孟津昔日曾流血，無怪周王念往賢。

話說武王同子牙渡了黃河，過澗池，出五關；子牙一路行來，忽然想起一班隨行征伐陣亡的將官，心下不勝傷悼。一日來至金雞嶺，兵過首陽山，只見大隊方行，前面有二位道者阻住，對旗門官曰：與我請姜元帥答話。左右報進中軍。子牙忙出轅門觀看，却是伯夷、叔齊。子牙忙躬身問曰：二位賢侯，見尙有何見諭？伯夷曰：姜元帥今日回頭，紂王至於何地？子牙答曰：紂王無道，天下共棄之。吾兵進五關，只見天下諸侯，已大會於

孟津。至甲子日，受辛兵旅若林，罔敢敵於我師。前徒反戈攻於後，以致血流漂杵。紂王自焚，天下大定。吾主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闕。諸侯無不悅服，尊武王爲天子。今日之天下，非紂王之天下也。子牙道罷，只見伯夷、叔齊仰面涕泣，大呼曰：「傷哉！傷哉！以暴易暴，予意欲何爲？歌罷，拂袖而回，竟入首陽山，作採薇之詩，七日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後人有詩弔之：

昔阻周兵在首陽，忠心一點爲成湯。三分已去猶啼血，萬死無辭立大綱。

水土不知新世界，江山還念舊君王。可憐恥食輿朝粟，萬古常存日月光。

話說子牙兵過首陽山，至燕山，一路上周民簞食壺漿，迎迓武王。一日，兵至西岐山，忽有上大夫散宜生、黃滾前來接駕，領衆官俱在道傍俯伏。武王在車中見衆弟與黃滾老將軍，後隨孫兒黃天祿。武王曰：「朕東征五載，今見卿等不覺滿腔悽慘，愁懷勃勃也！宜生近前啓曰：「陛下今登大位，天下太平，此不勝之喜。臣等得復覩天顏，正是龍虎重逢，再慶都兪喜起之風。陛下與萬姓同樂太平，又何而悽慘不悅也？」武王曰：「朕因會諸侯而伐紂，東進五關，一路上損朕許多忠良，未得共享太平，先歸泉壤。今日卿等老者少者，存者沒者，俱不一其人，使朕不勝今昔之感，所以鬱鬱不樂耳。」散宜生啓曰：「以臣

死忠，以子死孝，俱是報君父之洪恩，遺芳名於史冊，自是美事。陛下爵祿其子孫，世受國恩，卽所以報之也。又何必不樂哉？武王與衆臣並轡而行，西岐山至岐州七十里，一路上萬民爭看，無不歡悅。武王鸞駕簇擁，來至西岐城，笙簧嘹唳，香氣氤氳。武王至殿前下輦入內廷，參見太姜，謁太任，會太姬，設筵宴在顯慶殿，大會文武。正是：

太平天子排佳宴，

龍虎風雲聚會時。

話說武王宴賞百官，君臣歡飲，盡醉而散。次日早朝，聚衆文武參謁畢，武王曰：有奏章出班見朕，無事早散。言未畢，子牙出班奏曰：老臣奉天征討，滅紂興周，陛下大事已定，只有屢年陣亡人仙，未受封職。老臣不日辭陛下往崑崙山見掌教師尊，請玉牒金符，封贈衆人，使他各安其位，不使他悵悵無依耳。武王曰：相父之言甚善。言未畢，午門官啓駕外有商臣飛廉惡來，在午門候旨。武王問子牙曰：今商臣至此見朕，意兒何爲？子牙奏曰：飛廉惡來，紂之佞臣，前破紂之時，二奸隱匿，今見天下太平，至此欲魔惑陛下，希圖爵祿耳。此等奸佞，豈可一日容之於天地間哉？但老臣有用他之處，陛下可宣入殿廷，候老臣分付他，自有道理。武王從其言，命宣入殿前來。左右將二臣引至丹墀，參拜畢，口稱亡國臣飛廉惡來，願陛下萬歲。武王曰：二卿至此，有何所願？飛廉奏曰：紂王

不聽忠言，荒淫酒色，以致社稷傾覆；臣聞大王仁德著於四海，天下歸心，真可駕堯軼舜。臣故不憚千里，求見陛下，願效犬馬，倘蒙收錄，得執鞭於左右，則臣之幸也。謹獻玉符金冊，願陛下容納。子牙曰：二位大夫在紂俱有忠誠，奈紂王不察，致有敗亡之禍。今既歸周，是棄暗投明，願陛下錄用二位大夫，正所謂捨碣碣而用美玉也。武王聽子牙之言，封飛廉惡來爲中大夫，二臣謝恩。後人有詩嘆之：

貪望高官特地來，玉符金冊獻金塔；子牙早定防奸計，難免封神劍下災。

話說武王封了飛廉惡來二人，子牙出朝回相府不表。單說當年馬氏笑子牙不能成其大事，竟棄子牙而他適；乃至今日武王嗣位，天下歸周，宇宙太平，卽茅檐蔭屋，窮谷深山，凡有人烟聚集之處，無有不知武王伐紂俱是相父姜子牙之功。今日一統華夷，姜子牙出將入相，享人間無窮富貴；權侔人主，位極人臣，古今罕及，天下人無不讚嘆。當日子牙困窮之時，磻溪坐隱，此身已老於漁樵；孰意八十歲方被文王聘請歸國，今日纔做出這般天大事業來。今日講明日講，一日講到這馬氏耳朵裏來，馬氏此時跟隨了一個鄉村田戶爲夫。其日聞得鄰家一個老婆子對馬氏說曰：昔日你初嫁的那個姜某，如今做了多大事業？如此長如此短，說了一遍，說得那馬氏滿面通紅，一腔熱

烘烘的起來，半日無語。那老婆子又捉了他兩句說道：當日還是大娘子錯了！若是當時隨了姜某，今日也享這無窮富貴，却強如在這裏守窮度日，這還是你命裏沒福！馬氏越發心裏如油煎火燎一般，追悔不及，越覺怒惱。當時馬氏辭了老婆子，自歸家來，坐在房裏越想越恨道：當初如何看不上他？這雙眼睛，還生在世上？自思：便活一百歲，也只是如是；天下豈有這等一個大貴人錯過了，還有甚麼好處？又想：適纔這個老婆子說是我沒福，不覺羞慚，再有何顏立於人世，不如尋個自盡罷！乃大哭了一回。心裏又想：恐怕不是他，假如錯聽了，天下也有這個同名同姓的，却不是枉死了自己？又自解嘆：且等到晚間，俟我這個丈夫來家，問他明白再死未遲。那日天晚，只見那農夫張三老往城中賣菜來家，馬氏接着，收拾了晚餐，與丈夫吃了；因問曰：如今姜子牙聞說他出將入相，百般富貴，果然真麼？張三老聽說，忙陪笑臉答曰：賢妻不問，我也不好說，果然是真的！前日姜丞相在朝歌甚麼樣威風，天下諸侯，俱各聽命。我那時要與你說去見他一見，也討個小小的富貴。我只怕他品位俱尊，恐惹出事來，故此一向不曾說得。今蒙娘子問及，只得說與你知道。如今遲了，姜丞相回國多時，若是當初在這裏好的。馬氏聞言，半日無語。這張三老恐娘子着惱，又安慰了一回。馬氏假意勸丈夫睡了，

自己收拾渾身乾淨，哭了數聲，懸梁自縊而死。一魂往封神臺去了。及至張三老知覺，天已明了，馬氏氣絕，張三老只得買棺木埋葬不表。後人有詩歎之：

癡心尙望享榮華，應悔當時一念差；  
三復垂思無計策，懸梁雖死愧黃沙。

話說次日子牙入朝，見武王奏曰：「昔日老臣奉師命下山助陛下弔民伐罪，原是應運而興，凡人仙皆逢殺劫，先立有封神榜在封神臺上。今大事已定，人僊魂魄無依，老臣特啓陛下給假，往崑崙山見師尊，請玉符金冊來封衆神，早安其位，望陛下准臣施行。」武王曰：「相父營苦多年，當享太平之福；但此事亦是不了之局，相父可速卽施行，不得久羈僊島，令朕朝夕凝望。」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辜聖恩，而樂遊林壑也？」子牙忙辭武王回相府沐浴畢，駕土遁往崑崙山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當日飛廉惡來歸周，姜子牙當明其罪狀，收而戮之，使天下後世知奸佞，斷不容於盛世耳，何必定以詐力惑之，然後殺之哉？子牙斯舉，殊失大聖人作用，予深惜之。

又評：馬氏先不隨子牙入西，原是個惡婦；只是一知子牙富貴，自羞當年不識人，遂自縊而死，這還是個知羞恥烈性婦人。只是當時一念之差，較之今日竟不



爲恥者，豈啻天淵哉？其事雖不足取，其情實又可憐！

##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濛濛香靄彩雲生，滿道謳歌賀太平；北極祥光籠兌地，南來紫氣繞金城。

羣仙此日皆證果，列聖明朝盡返眞；萬古崇呼禋祀遠，從今護國永澄清。

話說子牙借土遁來至玉虛宮前，不敢擅入；少時只見白鶴童子出來，看見姜子牙忙問曰：師叔何來？子牙曰：煩你通報一聲，特來叩謁老師。童子忙進宮來，至碧遊床前啓曰：稟上老爺，姜子牙在宮外求見。元始天尊曰：着他進來。童子出來傳與子牙，子牙進宮至碧遊床前，倒身下拜。弟子姜尚願老師萬壽無疆。弟子今日上山拜見老師，特爲請玉符勅命，將陣亡忠臣孝子逢劫神仙，早早封其職位；母令他魂魄無依，終日懸望。乞老師大發慈悲，速賜施行，諸神幸甚，弟子幸甚。元始曰：我已知道了，你且先回，不日就有符勅至封神臺來。你速回去罷。子牙叩首謝恩而退。子牙離了玉虛宮，回至西岐。次日入朝參謁武王，備言封神一事。老師自令人齎來，不覺光陰迅速，也非止一日；只見那日空中笙簧嘹唳，香氣氤氳，旌幢羽蓋，黃巾力士簇擁而來，白鶴童子親齎符勅降臨相府。怎見得，有詩爲證：

紫府金符降玉臺，旌幢羽蓋拂三臺；雷瘟火斗分先後，列宿羣星次第開。  
糾察無私稱至德，滋生自有序長才；仙神人鬼從今定，不使朝朝墮草萊。  
話說子牙迎接玉符金勅，供於香案上，望玉虛宮謝恩畢，黃巾力士與白鶴童子別了子牙，回崑崙不表。子牙將符勅親自齎捧，借土遁往西岐山來；只一陣風早到了封神臺，有清福神柏鑑來接子牙。子牙捧符勅進了封神臺，將符勅供放在神前，傳令武吉南宮适立八卦紙旛，鎮壓方向與干支旗號；又令二人領三千人馬，按五方排列。子牙分付停當，方沐浴更衣，拈香金鼎，酌酒獻花，繞臺三匝。子牙拜畢，誥勅先命清福神柏鑑在臺下聽子候牙，然後開讀玉虛宮元始天尊誥勅：

太上無極混元教主元始天尊勅曰：嗚呼！仙凡路迥，非厚培根行者不能通；神鬼途分，豈諂媚奸邪之所可覬。縱服氣鍊形於島嶼，未曾斬却三尸，終歸五百年後之劫；縱抱真守一於玄機，若未超脫陽神，難赴三千瑤池之約。故爾等雖聞至道，未證菩提；有心日修持，貪癡未脫；有身已入聖，嗔怒難除。須知往愆累積，劫運相尋，或託凡軀而盡忠報國，或因嗔怒而自惹災尤。生死輪迴，循環無已；孽冤相逐，轉報無休。吾甚憫焉！但爾等身受鋒刃，日沉淪於苦海，心雖忠盡，每飄泊而無依。特命姜尚依劫

運之重輕，循資格之高下，封爾等爲八部正神，分掌各司，按布週天，糾察人間善惡，檢舉三界功行，禍福任爾等施行，生死從今超脫，有功之日，循序而遷，爾等其恪守弘規，毋肆私妄，自惹愆尤，以貽伊戚，永膺寶籙，常握絲綸，故茲爾勅，爾其欽哉！

子牙宣讀勅書畢，將符籙供放案桌之上，乃全裝甲冑，左手執杏黃旗，右手執打神鞭，站立中央，大呼曰：柏鑑，可將封神榜張掛臺下，諸神俱當循序而進，不得攙越，取咎！柏鑑領法旨，將封神榜張掛臺下，只見諸神俱簇擁前來觀看，那榜首就是柏鑑。柏鑑看見，手執引魂旛，忙進壇跪伏壇下，聽宣元始封誥。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柏鑑昔爲軒轅皇帝大帥，征伐蚩尤，曾有勳功，不幸殛死北海，捐軀報國，忠盡可嘉，一向沉淪海嶠，寃尤可憫，幸遇姜尙封神守臺功茂，特賜寶籙，慰爾忠魂，乃

敕封爾爲三界首領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之職，爾其欽哉！

柏鑑在壇下陰風影裏，手執百靈旛，望玉勅叩頭謝恩畢，只見壇下風雲簇擁，香霧盤旋。柏鑑至壇外，手執百靈旛，伺候指揮。子牙命柏鑑引黃天化上臺聽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黃天化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黃天化以青年盡忠報國，下山首建大功，救父尤爲孝德，未享榮封，捐驅馬革，情實痛焉，援功

定賞，當從其厚。特

勅封爾爲管領三山正神丙靈公之職。爾其欽哉！

黃天化在壇下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命柏鑑引五岳正神上壇受封。少時，清福神引黃飛虎等齊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黃飛虎遭暴主之慘惡，致逃亡於他國；流離遷徙，方切骨肉之悲，奮志酬恩，突遇滄池之劫，遂罹凶禍，情實可悲！崇黑虎有志濟民，時逢劫運，聞聘等三人，金蘭氣重，方期協力同心，忠義志堅，欲效股肱之願，豈意陽運告終，齎志而沒。爾五人同一孤忠，功有深淺，特賜榮封，以是差等。乃

勅封爾黃飛虎爲五岳之首，仍加勅一道，執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獄；凡一應生死轉化人神仙鬼，俱從東嶽勘對，方許施行。特

勅封爾爲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大帝之職，總管天地人間吉凶禍福。爾其欽哉，毋渝厥典！

黃飛虎在臺下先叩首謝恩。子牙方讀四勅曰：特

勅封爾崇黑虎爲南岳衡山司天昭聖大帝。

勅封爾聞 聘爲中嶽嵩山中天崇聖大帝  
勅封爾崔 英爲北嶽恆山安天玄聖大帝  
勅封爾蔣 雄爲西嶽華山金天順聖大帝

爾其欽哉！

崇黑虎等俱叩首謝恩畢，同黃飛虎出壇去了。子牙命柏鑑引雷部正神上臺受封。只見清福神持引魂旛出壇來，引雷部正神，只見聞太師畢竟他英風銳氣，不肯讓人，那裏肯隨柏鑑。子牙在臺上看見香風一陣，雲氣盤旋，率領二十四位正神，逕闖至臺下，也不跪。子牙執鞭大呼曰：雷部正神，跪聽宣讀玉虛宮封號。聞太師方纔率衆神跪聽封號。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封，爾聞仲曾入名山，證修大道。雖聞朝元之果，未臻至一之諦；登大羅而無緣，位人臣之極品，輔相兩朝，竭忠補過；雖劫運之使然，其忠烈甚可憫！今特令爾督率雷部興雲布雨，萬物託以長養；誅逆除奸，善惡由之禍福。特

勅封爾爲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職，仍率領雷部二十四員，催雲助雨，護法天君，任爾施行。爾其欽哉！

雷部二十四位天君正神名諱：

鄧天君(忠)

辛天君(環)

張天君(節)

陶天君(榮)

龐天君(洪)

劉天君(甫)

董天君(章)

畢天君(環)

秦天君(完)

趙天君(江)

荀天君

袁天君(角)

李天君(德)

孫天君(良)

柏天君(禮)

王天君(奕)

姚天君(賓)

張天君(紹)

興雲神(彩雲仙) 金天君(素)

吉天君(立)

余天君(慶)

助風神(菡芝仙)

閃電神(金光聖母)

話說雷祖率領二十四位天君，聽封號畢，俱望臺上叩首謝恩，出封神臺去訖；只見祥光縹緲，紫霧盤旋，電光閃灼，風雲簇擁，自是不同。有詩讚之：

布雨興雲助太平，滋培萬物育群生；從天雷部承天勅，誅惡安良達聖明。

子牙又命柏鑑引火部正神上臺聽封。不一時，清福神引羅宣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天尊爾羅宣昔在火龍島曾修無上之真，未跨青鸞之翼；因一念之嗔癡，棄七尺爲烏有，既往不咎，新職聿褒。特

勅封爾爲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正神之職，率領火部五位正神，任爾施行，巡察人間善惡，爾其欽哉！

火部五位正神名諱：

尾火虎朱昭

室火豬高震

嘴火猴方貴

翼火蛇王蛟

接火天君劉環

話說火星率領五位正神，叩首謝恩，出臺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瘟部正神上臺受封。少時清福神引呂岳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呂岳潛修島嶼，有成仙了道之機；誤聽萋菲，動干戈殺戮之慘，自墮惡趣，夫復誰戚？特勅封爾爲主掌瘟癘昊天大帝之職，率領瘟部六位正神，凡有時症，任爾施行。爾其欽哉！

瘟部六位正神名諱：

東方行瘟使者周信

南方行瘟使者李奇

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

北方行瘟使者楊文輝

勸善大師陳庚

和瘟道士李平

呂岳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斗部正神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引金靈聖母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金靈聖母等道德已全，曾歷千百之劫，嗔心未退，致罹殺戮之殃，皆自蹈於烈焰之中。

豈大數已定輪迴之厄悔已無及，慰爾潛修。特

勅封爾執掌金闕坐鎮斗府，居週天列宿之首，為北極紫炁之尊，八萬四千羣星惡煞，咸聽驅使；永坐坎宮斗母正神之職，欽承新命，克蓋前愆。爾其欽哉！

五斗羣星吉曜惡煞正神名諱：

東斗星君：

蘇護

金奎

姬叔明

趙丙

西斗星君：

黃天祿

龍環

孫子羽

胡升

胡雲鵬

中斗星君：

魯仁傑

晁雷

姬叔昇

中天北極紫薇大帝：

姬伯邑考

南斗星君：

周紀

胡雷

高貴

余成

孫寶

雷鯤

北斗星君：

黃天祥(天罡) 比干(文曲) 竇榮(武曲) 韓昇(左輔)

韓變(右弼) 蘇全忠(破軍) 鄂順(貪狼) 郭宸(巨門)

董忠(招搖)



羣星名諱

青龍星鄧九公

勾陳星雷鵬

玉堂星商容

天喜星紂王

貌端星賈氏

火府星火靈聖母

力士星鄔文化

帝車星姜桓楚

皇恩星李錦

伏龍星黃明

喪門星張桂芳

羅喉星彭遵

小耗星殷破敗

白虎星殷成秀

滕蛇星張山

天貴星姬叔乾

天德星梅柏

金府星蕭臻

土府星土行孫

奏善星膠鬲

天嗣星黃飛豹

天醫星錢保

驛馬星雷開

弔客星風林

計都星王豹

貫索星邱引

朱雀星馬方

太陽星徐蓋

龍德星洪錦

月德星夏招

木府星鄧華

六合星鄧嬋玉

河魁星黃飛彪

帝輅星丁策

地后星黃妃

黃旛星魏賁

勾絞星費仲

飛廉星姬叔坤

欄杆星龍安吉

玄武星徐坤

太陰星姜后

紅鸞星龍吉公主

天赦星趙啟

水府星余元

博士星杜元銑

月魁星徹地夫人

天馬星鄂崇禹

宅龍星姬叔德

豹尾星吳謙

卷舌星尤渾

大耗星崇侯虎

披頭星太鸞

五鬼星鄧 秀

羊刃星趙 升

血光星孫紅焰

官符星方善真

孤辰星余 化

天狗星李 康

病符星王 佐

鑽 星張 鳳

死符星卞金龍

天敗星柏顯忠

浮沉星鄭 椿

天殺星卞 吉

歲殺星陳 庚

歲刑星徐 芳

歲破星晁 田

燭火星姬叔義

血光星馬 忠

亡神星歐陽淳

月破星王 虎

月遊星石磯娘娘

死炁星陳季貞

咸池星徐 忠

月厭星姚 忠

月刑星陳 梧

黑殺星高繼能

七殺星張 奎

五谷星殷 洪

除殺星余 忠

天刑星歐陽天祿

天羅星陳 桐

地網星姬叔吉

天空星梅 武

蓋蓋星敖 丙

十惡星周 信

蠶畜星黃元濟

桃花星高蘭英

掃帚星馬 氏

大禍星李 良

狼籍星韓 榮

披麻星林 善

九醜星龍鬚虎

三尸星撒 堅

三尸星撒 強

三尸星撒 勇

陰錯星金 成

陽差星馬成龍

刃殺星公孫鐸

四廢星袁 洪

五窮星孫 合

地空星梅 德

紅豔星楊 妃

流霞星武 榮

寡宿星朱 昇

天瘟星金大升

荒蕪星戴 禮

胎神星姬叔禮

伏斷星朱子真

反吟星楊顯

伏吟星姚庶良

刀砧星常昊

滅沒星陳繼貞

歲厭星彭祖壽

破碎星吳龍

二十八宿名諱(內有八人封在水火部管事俱萬仙陣亡)

角木蛇柏林

斗木豸楊信

奎木狼李雄

井木犴沈庚

牛金牛李弘

鬼金羊趙白高

婁金狗張雄

亢金龍李道通

女士蝠鄭元

胃土雉宋庚

柳土獍吳坤

氏土貉高丙

星日馬呂能

昴日雞黃倉

虛日鼠周寶

房日兔姚公伯

畢月烏金繩陽

危月燕侯太乙

心月孤蘇元

張月鹿薛定

隨斗部天罡星三十六位名諱

天魁星高衍

天罡星黃真

天機星盧昌

天閒星紀丙

天勇星姚公孝

天雄星施檜

天猛星孫乙

天威星李豹

天英星朱義

天貴星陳坎

天富星黎仙

天滿星方保

天孤星詹秀

天傷星李洪仁

天玄星王龍茂

天捷星鄧玉

天暗星李新

天佑星徐正道

天空星典通

天速星吳旭

天異星呂自成

天殺星任來聘

天微星龔清

天究星單百招

天退星高可

天壽星戚成

天劍星王虎

天平星卜同

天罪星姚公

天損星唐天正

天敗星申禮

天牢星聞傑

天慧星張智雄

天暴星畢德

天哭星劉達

天巧星程三益

隨斗部地煞星七十二位名諱

地魁星陳繼真

地煞星黃景元

地勇星賈成

地傑星呼百顏

地雄星魯修德

地威星須成

地英星孫祥

地奇星王平

地猛星百有患

地文星革高

地正星考鬲

地闢星李燧

地闔星劉衡

地強星夏祥

地暗星余忠

地輔星鮑龍

地會星魯芝

地佐星黃丙慶

地佑星張奇

地靈星郭已

地獸星金南道

地微星陳元

地慧星車坤

地暴星桑成道

地默星周庚

地猖星齊公

地狂星霍之元

地飛星葉中

地走星顧忠

地巧星李昌

地明星方吉

地進星徐吉

地退星樊煥

地滿星卓公

地遂星孔成

地周星姚金秀

地隱星甯三益

地異星余知

地理星童貞

地俊星袁鼎相

地樂星汪祥

地捷星耿顏

地速星邢三鸞

地鎮星姜忠

地羈星孔天兆

地魔星李躍

地妖星龔倩

地幽星段清

地伏星門正道

地僻星祖林

地空星蕭電

地孤星吳四玉

地全星匡玉

地短星蔡公

地角星藍虎

地囚星宋祿

地藏星關斌

地平星龍成

地損星黃烏

地奴星孔道靈

地察星張煥

地惡星李信

地醜星徐山

地數星葛方

地陰星焦龍

地刑星秦祥

地壯星武衍公

地劣星范斌

地健星葉景昌

天耗星姚燁

地賊星孫吉

地狗星陳夢庚

隨斗部九曜星官名諱

崇應彪

高系平

韓鵬

李濟

王封

劉禁

王儲

彭九元

李三益

水德星君名諱

水德星魯雄

箕水豹楊真

壁水獒方吉清

參水猿孫祥

軫水蚓胡道元

衆位星列宿聽罷封號，叩首謝恩，紛紛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值年太歲至臺下受封。少時，清福神用旛引殷郊、楊任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殷郊昔身爲紂子，痛母后致觸君父，幾罹不測之殃；後證道名山，背師言有逆天意，釀成犁鋤之禍。雖申公豹之唆使，亦爾自作之愆。爾楊任事紂忠君直諫，先遭剗目之苦；歸周捨身報國，後遭橫死之災。總劫運之使然，亦冥數之難道。特

勅封爾殷郊爲值年歲君太歲之神，坐守週年，管當年之休咎。爾楊任爲甲子太歲之神，率領爾部下日值正神，循週天列宿度數，察人間過往愆尤。爾等宜恪修厥職，永欽新命！」

太歲部下日值衆神名諱：

日遊神温良

夜遊神喬坤

增福神韓毒龍

顯道神方弼

開路神方相

值年神李丙

值月神黃承乙

值日神周登

值時神劉洪

殷郊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王魔等上壇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王魔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王魔等昔在九龍島潛修大道，奈行之未深，聽唆使之萋菲，致拋九轉工夫，反受血刃之苦。此亦是自作之愆，莫怨彼蒼之咎。特

勅封爾等爲鎮守靈霄寶殿四聖大元帥，永承欽命，慰爾幽魂。

王魔

楊森

高體乾

李興霸

王魔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趙公明等上壇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趙公明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趙公明昔修大道，已成三乘根行，深入仙鄉，無奈心頭火熱，德業迴超清淨，其如妄境牽纏，一墮惡趣，返真無路，生未入大羅之境，死當受金誥之封。特

勅封爾爲金龍如意正乙龍虎玄壇真君之神，率領部下四部正神，迎祥納福，追逃捕亡，爾其欽哉！

招寶天尊蕭昇 納珍天尊曹寶 招財使者陳九公 利市仙官姚少司

趙公明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魔家四將上臺受封。少時，

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魔禮青兄弟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魔禮青等仗秘受之奇珍，有逆天命，逞弟兄之一體，致戮無辜，雖忠盡之可嘉，奈氣運之難躲，同時而盡，久入沉淪！今特

勅封爾爲四大天王之職，輔弼四方教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掌風調雨順之權，永修厥職，毋忝新綸！

增長天王魔禮青掌青光寶劍一口，職風。

廣目天王魔禮紅掌碧玉琵琶一面，職調。

多文天王魔禮海掌管混元珍珠傘，職雨。

持國天王魔禮壽掌紫金龍花狐貂，職順。

魔禮青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臺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鄭倫陳奇上臺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鄭倫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鄭倫棄紂歸周，方慶良臣之得主；督糧盡瘁，深勤跋涉之劬勞，未膺一命之榮，反罹傷刃之厄。爾陳奇阻弔伐之師，雖違天命，盡忠節於國，實有可嘉，總歸劫運，無庸深嗟。茲特就爾等腹內之奇，加之位職。



勅封爾等鎮守西釋山門，宣布教化，保護法寶，爲哼哈二將之神。爾其恪修厥職，永欽成命！

二人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余化龍父子上壇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余化龍等至壇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余化龍等拒守孤城，深切忠貞之節；一門死難，永堪華袞之封，特賜爾新綸，當克襄乎上禮。乃勅封爾掌人間之時症，主生死之修短，乘陰陽之順逆，立造化之元神，爲主痘碧霞元君之神，率領五方痘神，任爾施行；並

勅封爾元配金氏爲衛房聖母元君，同承新命，永修厥德。爾其欽哉！

### 五方主痘正神名諱：

東方主痘正神余達

西方主痘正神余兆

南方主痘正神余光

北方主痘正神余先

中央主痘正神余德

余化龍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命柏鑑引三仙島雲霄瓊霄碧霄上臺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雲霄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雲霄等潛修仙島，雖勤日夜之功，得道天皇，未登大羅之岸。雖兄仇之當急，金

蛟翦所傷實多；而師訓之頓忘，黃河陣爲虐已甚。致歷代之上仙，劫遭金斗；削三花之元氣，復轉凡胎。罪孽造乎多端，性命於焉同盡。姑從寬典，錫爾榮封。奉

勅封爾執掌混元金斗，專設先後之天；凡一應仙凡人聖諸侯天子貴賤賢愚落地先從金斗轉劫，不得越此，爲感應隨世仙姑正神之位。爾念此驚封，克勤爾職。

雲霄娘娘

瓊霄娘娘

碧霄娘娘

以上三姑，正是坑三姑娘之神。混元金斗，卽人間之淨桶；凡人之生育，皆從此化生也。三姑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申公豹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百靈旛引申公豹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申公豹身歸闡教，反助逆以拒順；既已被擒，又發誓而文過。身雖塞乎北海，情難釋其往愆。姑念清修之苦，少加一命之榮。特

勅封爾執掌東海，朝觀日出，暮轉天河；夏散冬凝，週而復始，爲分水將軍之職。爾其永欽成命，毋替厥職！

申公豹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封罷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已畢，只見衆神各去領受執掌。不一時封神臺邊悽風盡息，慘霧澄清，紅日中天，和風蕩漾。子牙下壇

傳令命南宮适會合朝大小文武官員，至岐山聽候發落。南宮适領命，忙令馬上飛遞前去不表。次日，衆官躋躋踴踴，齊至壇下伺候。少時，子牙陞帳，衆官俱進帳參謁。畢，子牙傳令將飛廉惡來拿來。飛廉惡來二人齊曰：無罪。子牙笑曰：你這二賊惑君亂政，陷害忠良，斷送商朝社稷，罪盈惡貫，死有餘辜。今國破君亡，又來獻寶偷安，希圖仕周以享厚祿。新天子祇承休命，萬國維新，豈容你這不忠不義之賊於世，以貽新政之羞也？命左右推出斬之。二人低頭不語，左右推出轅門，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姜太公爲諸神之祖，欽勅衆神，無不用命，其規模氣象，猗歟盛哉！宜其萬聖皈依，羣仙景仰也！

又批：持寶縱惡瓊霄碧霄二位之罪，若雲霄還有些處好，原是強逼而來，如何也！一概定罪，致千古之下，受了多少臭氣。這都是元始天尊偏護自己弟子，只爲削了他頂上三花，就令三姑永劫不磨，報之未免太重。

###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周室開基立帝圖，分茅列土報功殊；  
制田世祿惟三等，品爵官人樹五途。  
鐵券金書藏石室，高牙大纛擁銅符；  
從今藩鎮如星布，倡化宣猷萬姓蘇。

話說子牙傳令命斬飛廉惡來，只見左右旗門官將二人推至轅門外，斬首號令回報。子牙子牙斬了兩個佞臣，復進封神臺拍案大呼曰：清福神柏鑑何在？快引飛廉惡來魂魄至壇前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飛廉惡來至壇下，跪聽宣讀勅命。但見二魂俯伏壇下，悽切不勝。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飛廉惡來前生甘心奸佞，魔惑主聰，敗國亡君，偷生苟免，只知盜寶以榮身，孰意法網無疎漏？既正明刑，當有幽錄。此皆爾自受之愆，亦是運逢之劫。特

勅封爾爲冰消瓦解之神，雖爲惡煞，爾宜克修厥職，毋得再肆兇鋒。爾其欽哉！

飛廉惡來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封罷神，率領百官回西岐。有詩爲證：

天理循環若轉車，有成有敗更無差；往來消長應堪笑，反覆興衰若可嗟！

夏桀南巢風裏燭，商辛焚死浪中花；古今弔伐皆如此，惟有忠魂傍日斜。

話說子牙回西岐進了都城，入相府安息，衆官俱回私宅。一夕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武王登殿，真是有道天子，朝儀自是不同。所謂香霧橫空，瑞烟縹緲，旭日圍黃，慶雲舒彩。只聽得玉珮叮噹，衆官袍袖舞清風；蛇龍弄影，四圍御帳迎曉日；淨鞭三響，整朝班。文武高呼稱萬歲。怎見得早朝美景，後唐人有詩，單道早朝好處：

絳幘雞人報曉籌。

尙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珮聲歸到鳳池頭。

話說武王陞殿，只見常駕官傳旨：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捲簾散朝。言還未畢，班部中有姜子牙出班上殿，俯伏稱臣。武王曰：相父有何奏章見朕？子牙奏曰：老臣昨日奉師命，將忠臣良將與不道之仙，佞奸之輩，俱依劫運，遵玉勅一一封定神位；皆各分執掌，受享禮祀，護國佑民，掌風調雨順之權，藏福善禍淫之柄。自今以往，永保澄清，無復勞陛下宸慮。但天下諸侯，與隨行征戰功臣，名山洞府門人，曾親冒矢石，俱有血戰之功。今天下底定，宜分茅列土，封之以爵祿，使子孫世食其祿，以昭崇德報功之義；其親王子孫，亦當樹封藩屏，以藩王室。昔上古三皇五帝之後，亦宜分封土地，以報其位極之功。此皆陛下首先之霧，當亟行之，不可一刻緩者。武王曰：朕有此心久矣，只因相父封神未竣，故少俟之耳。今相父既回，一聽相父行之。武王方纔言罷，只見李靖、楊戩等出班奏曰：臣等原係山谷野人，奉師法旨下山，克襄劫運，勘定禍亂，今已太平，臣等理宜歸山，以覆師令。凡紅塵富貴，功名爵祿，並非臣等之所願也。故今日特拜辭皇上，望陛下勅臣等歸山，真莫大之洪恩也。武王曰：朕賴卿等旋乾轉坤之力，浴日補天之功，勘禍

亂於永清，闢宇宙而再明，其有功於社稷生民，真無涯際；雖家禋戶祀，尙不足以報其勞，豈驟捨朕而歸山也？朕何忍焉？李靖等曰：陛下仁恩厚德，臣等沐之久矣；但臣等恬淡性成，志存泉石，况師命難以抗違，天心豈敢逆？乞陛下憐而允之，臣等不勝幸甚！

武王見李靖等堅執要去，不肯少留，不勝傷感，乃曰：昔日從朕始事征伐之時，其忠臣義士，雲屯雨集，不意中道有死於王事，沒於征戰者，不知凡幾，今僅存者甚是殘落，朕已不勝今昔之感。今卿等方際太平，當與朕共享安甯之福。卿等又堅請歸山，朕欲強留，恐違素志，今勉從卿請，心甚戚然！俟明日朕率百官親至南郊餞別，略盡數年從事之情。李靖等謝恩而去。子牙聽得七人告辭歸山，也不勝慘戚，俱各朝散，一宿晚景不提。次日，光祿寺典膳官預先至南郊整治下九龍筵席，一色齊備；只見衆文武百官與李靖等先至南郊候駕，惟姜子牙在朝內伺候。武王御駕同行，話說武王陞殿，傳旨擺鸞輿出城，子牙隨後，一路上香烟載道，瑞彩繽紛，士民歡悅，俱來看天子與衆神仙餞別。真是哄動一城居民，齊集郊外。只見武王來至南郊，衆文武百官上前接駕畢，李靖等復上前叩謝曰：臣等有何德能，敢勞陛下御駕親臨賜宴，使臣等不勝感激！武王用手挽住，慰之曰：今日卿等歸山，乃方外神仙，朕與卿已無君臣之屬，卿等幸無過謙。今

日當痛飲盡醉，使朕不知卿之去方可耳。不然，朕心何以爲情哉？李靖等頓首稱謝不已。須臾，當駕官報酒已齊備。武王命左右奏樂，各官俱依次就位。武王上坐，只見簫韶迭奏，君臣歡飲，把盞輪盃，真是暢快，說甚麼魚龍烹鳳，味窮水陸。君臣飲罷多時，只見李靖等出席謝宴告辭。武王亦起身執手，再三勸慰，又飲數盃。李靖等苦苦告別，武王知不可留，不覺於悒。李靖等慰之曰：陛下當善保天和，則臣等不勝慶幸。俟他日再圖相晤也。武王不得已，方肯放行。李靖等拜別武王及文武官員。子牙不忍分離，又送了一程，各洒淚而別。後來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楊戩韋護雷震子，此七人俱是肉體成聖，後人有詩讚之：

別駕歸山避世囂，閒將丹竈自焚燒。  
修成羽翼超三界，鍊就陰陽越九霄。  
兩耳怕聞金紫貴，一身離却是非朝。  
逍遙不問人間事，任爾滄桑化海潮。

話說子牙別了李靖等七人，率領從者進西岐城回相府。至次日早朝，武王陞殿，姜子牙與周公旦出班奏曰：昨蒙陛下賜李靖等歸山，得遂他修行之願，臣等不勝慶幸。但有功之臣，當分茅土者，乞陛下速賜施行，以慰臣下之望。武王曰：昨七臣歸山，朕心甚是不忍，今所有分封儀制，一如相父御弟所議施行。子牙與周公旦謝恩出殿，條議分

封儀制併位次，上請武王裁定。次日，武王登寶座，命御弟周公旦於金殿上唱名敕封，追先王祖考。自太王、王季、文王皆爲天子；其餘功名與先朝帝王後裔俱列爵爲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爲附庸。

列侯分職國號名諱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也。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後成王命爲冢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之器，俾侯於魯，以輔周室。

齊 姜姓，侯爵。係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自太公望起自渭水，爲周文王師，號爲師尙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營邱爲齊侯，列於五侯九伯之上。卽山東青州府是也。

燕 姬姓，伯爵。係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西之諸侯，乃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薊縣是也。

魏 姬姓，伯爵。係周同姓功臣曰畢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於魏國，卽今河南



開封高密縣是也。

管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鮮，以監武庚，封於管，即今河南信陽縣是也。

蔡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監武庚，封於蔡，即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是也。

曹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振鐸，武王克商，封於曹，即今濟陽定陶縣是也。

邾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武，武王克商，封於邾，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也。

衛 姬姓，侯爵，係武王同母少弟，封爲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封於衛地，即禹貢

冀州。

霍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處，武王克商，封於霍，即今山西平陽府是也。

滕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繡，武王克商，封於滕，即今山東章邱縣是也。

晉 姬姓，侯爵，係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於唐，後改爲晉，即今山西師陽府絳縣東翼

城是也。

吳 姬姓，子爵，係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克商，遂封之爲吳，即今吳郡是也。

虞 姬姓，公爵，係周太王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章，已爲吳君，封

其別子爲虞公。

虢 姬姓，公爵，係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

楚 芊姓，子爵，係顓頊之裔，曰鬻熊，爲周文王師，有勤勞於王家，封之於荊蠻，以子男

之上居之，卽今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

許 姜姓，男爵，係堯四岳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於許，卽今之許州是也。

秦 嬴姓，伯爵，係顓頊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於秦，卽今之陝西

安府是也。

莒 嬴姓，子爵，係少昊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城，卽今莒縣

是也。

紀 姜姓，侯爵，係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於紀，卽今東莞劇縣是也。

邾 曹姓，子爵，係陸終第五子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於邾，卽今之山東鄒縣是也。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武王克商，封其後奚仲於薛，卽今之山東沂州是也。

宋 子姓，公爵，係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曰微子啟，因紂王不道，微子抱祭器歸周，武王

克商，封微子於宋，卽今之睢陽縣是也。

杞 妣姓，伯爵，係夏禹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卽今之開封府雍邱縣是也。

陳 媯姓，侯爵，係帝舜之後，其裔孫闕父爲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實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卽今之陳縣是也。

薊 姬姓，侯爵，係帝堯之後；武王克商，求其後封之於薊，以奉唐帝之祀，卽今之北京順天府是也。

高麗 子姓，乃殷賢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洪範九疇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卽其地以封之，至今乃其子孫，卽朝鮮國是也。

其親王功臣，帝王後裔，共封有七十二國。今錄其最著者，其餘如：越封於會稽，向封於譙國，凡封於汲郡，宿封於東平，郟封於濟陰，鄧封於潁川，戎封於陳留，芮封於馮翊，極封爲附庸，穀封於南陽，牟封於泰山，葛封於梁國，郟封爲附庸，譚封於平陵，遂封於濟杞，滑封於河南，刑封於襄國，江封於汝南，冀封於皮縣，徐封於下邳，舒封於廬江，弦封於弋陽，鄆封於瑯琊，厲封於義陽，項封於汝陰，英封於楚，申封於南陽，共封於汲郡，夷封於城陽等國，不悉詳記。如南宮、适、散、宜、生、閔、天等各分列茅土有差。卽於是日大開

筵席慶賀功臣。新封文武等官，又開庫藏，將金銀寶物，悉分與諸侯人等。衆人俱各痛飲，盡醉而散。次日各上謝表，陛辭天子，各歸本國。後人有詩爲證：

一舉戎衣定大周，分茅列土賜諸侯；  
三王漫道家天下，全仗屏藩立遠謀。

話說衆人各領封勅，俱望本國以赴職任，惟御弟周公旦、召公奭在朝輔相王室。武王乃謂周公曰：「鎬京爲天下之中，真乃帝王之居。於是命召公遷都於鎬京，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是也。武王謂師尙父年老，不便在朝，乃厚其賜賚，錫以宮女、黃金、蜀錦、鎮國寶器、黃鉞、白旄，得專征伐，爲諸侯之長，令其回國，以享安康之福。」次日，子牙入朝拜謝賜賚，陛辭歸國。武王乃率百官餞送於南郊。子牙叩首謝恩曰：「臣蒙陛下賜令歸國，不得朝夕侍奉左右，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覩天顏也！言罷不勝於悵。」武王慰之曰：「朕因相父年邁，多有勤勞於王室，欲令相父歸國，以享安康之福，不再勞相父在此朝夕勤勞耳。」子牙再三拜謝曰：「陛下念臣至此，臣將何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其日君臣分別，子牙拜送武王與百官進城。子牙方纔就道，往齊國而來。太公至齊，因思昔日下山至朝歌時，深蒙宋異人百般恩義，因王事多艱，一向未曾圖報。今天下大定，不乘此時修候，是忘恩負義之人耳！」乃遣一使臣齎黃金千觔、錦衣玉帛，修書一封，前往朝歌問

候宋異人使臣離了齊國，一路行來，不覺一日來到朝歌。其時宋異人夫婦已死，只有兒子掌管家私，反覺比往前更勝幾倍。其日收了禮物，修回書與來使至齊，回覆了太公。太公在齊，治國有法，使民以時，不越五月，而齊國大治。後子牙薨，公子伋嗣位，至小白相管仲伯天下，春秋賴之。此是後事，亦不必表。且說武王西都長安，武王垂拱而治，海內清平，萬民樂業，天下熙熙皞皞，順帝之則，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遜堯舜之揖讓也。後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輔相之，勘定內難，天下復覩太平。自太公伐紂，周公作相，遂成周家八百年基業。然子牙周公之鴻功偉績，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後人有詩，單讚子牙斬將封神，開周家不世之基以美之：

寶符秘籙出先天，斬將封神合往愆；勅賜崑崙承旨渥，名班冊籍注銓篇。  
斗瘟雷火分前後，神鬼人仙任倒顛；自是修持憑造化，故教伐紂洗腥羶。  
又有詩讚周公輔相成王，勘定內難，爲開基首功，而又有十亂以襄之：

天潢分派足承祧，繼述訐謨更自饒；豈獨簪纓資啓沃，還從劍履秩宗朝。  
和邦協佐能勘定，典禮咸稱善補貂；總爲周家多福蔭，天生十亂始同調。

總批：周室之分茅列土，首自親王十亂，以及諸臣，碁置星列，藩屏帝京，捍衛王

室，可爲盡善盡美！所以周之享國久遠，良在是歟！

又批：封神一書，其說由來甚遠，事無可稽，情有可信。語云：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是又因人而可決者。況忠臣義士氣可貫虹，心可穿石，死後豈得泯泯無聞耶？然諸神名號，雖無可稽，而當日有無是事，亦未可知。余弟因伯敬先生所家藏之本，又詳爲考訂，公諸同好；但取其新奇可喜，怪異不馴，用以醒倦目資談柄而已，其他非所計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6 8841B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發行

封神傳

精裝一冊  
 洋裝十冊

定價 二元四角  
 二元



分售處

標點校閱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者 文 明 書 局

印刷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文 明 書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杭州 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